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NO.20
July 2020
夏季號

# 城鄉通訊

/校友洄流
施承毅
陳俐君

/卸任教師動態
王鴻楷

/現任教師報導
林家暉

▼封面故事：與公館阿伯的告別。

# 再見，公館阿伯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城鄉通訊

NO.20
July 2020
夏季號

▲廣州老城區在疫情下面臨倒閉的實體店鋪。攝：傅裕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 辦 人｜畢恆達
發 行 人｜王志弘
本期主編｜楊竣宇　傅　裕
文字編輯｜姚麗金　葉庭瑜
美術設計｜傅　裕　楊竣宇
封面照片｜陳柏豪
封底照片｜傅　裕
插　　圖｜傅　裕

雜誌投稿｜ntubpnewsletter@gmail.com

# 編輯室報告

瘟疫蔓延時，城鄉所各處產生了不少變動。本期封面人物——公館阿伯，是在城鄉所的大家都認識的一位長者，長期居住在公館樓的小房間中，事資源回收維生。一直以來，城鄉所老師們基於人道，默許阿伯在公館樓中居住使用。但阿伯與城鄉所一直都存在著張力，從公館樓的空間管理、公共安全甚至高齡者照護的層面來說，所上長期處於尷尬的角色。前陣子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傳播的風險，所上積極地希望阿伯能夠回到南投老家，很幸運的，在多方的協助下，目前阿伯已順利的回到南投。

阿伯在公館樓的居住行為，或許可稱為佔屋（Squatting）。這個另類的佔屋可以被允許，相當程度代表了城鄉所對於空間議題的精神和價值。本期將公館阿伯作為封面故事，透過回顧阿伯與城鄉所空間的歷史，記錄這位長者的種種之外，也作為一種告別。

除了與阿伯告別之外，在九月的新學期，城鄉所將有新成員——林家暉老師的加入。林老師的專業領域在於建築史和建築理論、後殖民等，本期城鄉通訊也針對老師即將在所上開設的課程以及所進行的研究進行深度訪談，非常期待林老師給城鄉所注入的新能量。另外，我們也希望藉由從事各樣工作的校友訪談，來對我們所從事的專業，進行深刻的反思。本期校友訪談的對象包括在北教大任教的施承毅老師，以及在營建署任職的陳俐君學姊。不同工作領域中如何面對規劃所產生的各式議題，執得我們反覆的思考。

本期另有剛結束的實習一課程專題報導，這個專題佔有很大的篇幅。一整年的實習一課程在瘟疫肆虐和各種困難下，充滿了張力。但課程總是結束了，老掉牙地說，結束也是另一種開始。藉由實習一的成果展現，供我們一起對過去的一年深刻反省、檢討，才可能獲得，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今年夏天開始，城鄉通訊的工作由新任編輯群接任。城鄉通訊於 1993 年 10 月由畢恆達老師指導開始發行，至今共發行 20 期，曾經歷七年的停刊。自從去年夏天復刊後，由王志弘老師指導，吳雨潔、蔡宛芸、曾莛庭、洪與成四位同學編輯，每年出刊四期。自本期開始，由新任的編輯群（楊竣宇、葉庭瑜、傅裕、姚麗金）接下後續的工作。在尚未熟悉各項工作，訪談技巧與文字書寫的可能都不夠成熟的這段時間，還請各位讀者們，不吝指教。

城鄉通訊編輯室

# 目錄

002 編輯室報告封面故事

005 封面故事
再見，公館阿伯

009 專題：實習一
011 2020年的老青年
015 跳舞的藺草：苗栗苑裡 藺草田
020 長泰生活，生活常態：東長泰街區再生營造與保存
023 好正！串起來：初探中正單身高齡出租國宅
027 一起蓋學校：大里國小重建計劃
031 編輯地方：中港溪流域學

035 校友洄流
035 萬事萬物都是設計：施承毅
039 公部門的規劃實踐：陳俐君

043 現任教師報導
043 建築與城鄉？林家暉對談

047 卸任教師動態

047 美國疫情生活、去全球化與城鄉所：王鴻楷

050 演講紀實

050 先射箭，再畫靶：行動派的操作
觀樹基金會洪粹然執行長專題

052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規劃乃眾人之事？從啟蒙之源到現代性的歷史計劃／實踐」

055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世俗皇帝的登基與復辟：大馬國家空間的轉向」

057 巷子口的指導教授學

# 再見，公館阿伯

公館阿伯搬走了。忽然清空的公館後院變得好大，現在只剩下一台阿伯的改裝三輪車像一個奇怪的構築一樣站在那裡，能夠叫人回想起之前這裡是什麼樣子。原本一直以為阿伯還能再與我們相處一些時間，可四月所長的郵件讓我們忽然驚覺這句再見現在就要說出口了。

## 公館樓搬遷與公館阿伯

週五 2020/4/17 下午 05:01
王志弘

各位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學校借給城鄉所的公館樓，將於工綜新館完工後，搬遷回到工學院綜合大樓。工綜新館預定於 2020 年九月完成結構體和主要裝修，之後就是使用單位機械系的細部裝潢與搬遷，以及工綜館騰出空間的分配及裝修，再來就是公館樓搬回了。我猜，時間點會是在 2021 年的暑假期間。

於是，當城鄉所搬走後，公館阿伯怎麼辦？他就可以很開心的將整棟樓佔下來用？當然沒這麼簡單。本所搬出後，總務處會來點收。然後，總務處應該是會將這棟不再使用的大樓封閉、斷水斷電（學校很多年前就有將公館樓拆除，連同停車場用地興建文創大樓的計畫，只是遲未實現）。所以，阿伯必須搬離，否則會被校方驅離。因為他不是台大的員工，目前使用公館樓的方式是長期占用及本所寬容的結果。由於許多同學不清楚阿伯的來歷，藉此機會簡介一下，並說明本所因應方式。

阿伯名為謝芳慶，出生於民國 19 年（1930 年），今年九十歲了。他原是內政部（我們現在的公館樓是內政部的檔案室，後來移交給台大使用）的工友，住在內政部旁邊一棟附屬建築（已拆除，在目前停車場位置）內。他從內政部退休後，卻沒有回家（阿伯老家在南投，太太仍在，育有 2 子 2 女），而是繼續住在附屬建築中，拾荒為生。本所獲分配使用公館樓的時候（1999-2000 間），阿伯就住在附屬建築（被學校當倉庫使用），後因為該建築年久失修，以及學校要蓋停車場而於 2003 年拆除，阿伯就在目前公館樓旁邊搭木造違建，當年 9 月被校方拆除。阿伯又在公館樓旁搭鐵皮屋，繼續從事拾荒。2007 年，該違建又被校方拆除，本所部分老師基於人道精神，遂讓阿伯進入一樓居住。接下來，就是各位看到的情形，他持續在公館

▲城鄉所尾牙時候的大家與阿伯。攝：陳柏豪

▲清空了的公館後院與阿伯留下來的改裝車。攝：莊詠竹

樓庭院做回收，堆積大量物品，時有衛生疑慮。

阿伯年紀已大，體力不如從前，近幾年已三度因忘記關火而危及建築安全(險釀火災)。於是，本所幾年前就開始商議，如何讓阿伯回家終老，避免在不適合安養的公館樓環境中發生意外，危及他自己或師生的安全。甚至，2014 年實習一還有一組同學專門處理阿伯的課題。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可以洽詢所辦借閱相關的實習報告，主要的負責同學周勇，目前還在台大國發所就讀博士班，大家也可以問他。

總之，我們曾詢問阿伯設籍所在的南投縣社會局，但南投社會局回覆阿伯有妻有子女，而且意識正常，所以無法強制他返家(不過，阿伯其實持續有在領取南投縣的低收入補助款)。本所也尋求其他資源，包括慈濟師姐、台北市社會局社工等，請他們偶而來訪視。但因為阿伯並未設籍台北市，所以官方沒有正式資源可供阿伯申請或安置。其實，阿伯的小兒子就住在新北市，但也未積極處理。所辦幾度詢問他南投的家人，對方表示歡迎阿伯回家，但阿伯自己不願意回去。

這幾個月疫情蔓延，阿伯在外面繼續從事回收，可能有風險，本所必須積極處理。大家可以發現，我們已請廠商整理了環境，也請阿伯將能變賣的物品盡快變賣。所上也將基隆路入口封了，防止阿伯騎車出去做回收，增添風險。更重要的是，面對明年即將來臨的搬遷和點交，我們幾度通知阿伯，也以存證信函幾度通知阿伯的家人，阿伯需要另覓住處，最好是回到南投老家，否則會被校方驅離。因此，本所日前決議，以補助他搬遷回南投費用的方式，希望他可以避免被學校驅離的後果。

如果阿伯真的願意回去，我們也會協助幫忙整理物品、接洽貨車，甚至陪他回家。屆時如果有同學有興趣，也可以參與。不過，有跟阿伯接觸過的師生，應該知道阿伯的個性，很難輕易說服。所以，未來如何還不明朗，但先藉此機會，跟全體師生說明一下概況。

▲尾牙活動時候阿伯也參與了遊戲環節。攝：姚麗金

## 公館阿伯的最新說明

週六 2020/5/16 下午 01:52
王志弘

各位好，

阿伯已經於 5/15 搭車回到南投的家中，秀妹打電話確認過，他已經平安到家了。這一陣子，有幾位師生協助阿伯整理家當，讓他順利返家，非常感謝。特別是秀妹非常盡心，格外辛苦。

阿伯今年剛好九十歲，身體雖硬朗，但已有病痛。回鄉與家人同住，是比較妥當的辦法。
我們募集了一筆款項，交給阿伯。感謝學生會資助了三萬元，以及其他人士的捐款，還有秀妹代為聯繫的老人中心，預計要給付阿伯五千元。這一方面涵蓋阿伯處理家當的損失，另一方面也讓他攜款回家有面子。

所辦這邊有阿伯南投家中的聯繫電話及住址。以後師生如果要聯繫、前往探望，或是寄贈禮品。都可以通過所辦來聯繫。

▲阿伯有次把房門鑰匙忘記在房間內，同學們幫他叫來開鎖師傅。攝：陳柏豪

# 阿伯二三事

撰文 Nikitta
城鄉所 108 級研一生。上海人。
有個叫「做不優秀歷史建築」的公眾號，
寫點帶著私人感情和公共價值的小故事。

公館樓很像翻新前的 129(同濟的 129 紀念堂旁邊一棟小樓，有霉味)，平時人很少，所以常常在那邊自習。仔細回想，覺得在台灣的時候，遇到的跟我沒有利益關係的社會人，對我最好的就是阿伯了。

我一直聽不懂他講話。剛去台灣的某一天，在一樓自習，天色漸暗的時候，阿伯跟我講話。我怎麼樣也聽不懂，甚至有點煩了。然後阿伯自顧自打開了日光燈，就回房間了。“你自己開不就好了，當我丫鬟啊？”我大概這樣想，又覺得他坐擁一層教學樓好爽。後來又有一次，天快暗了，我看他走過來，就提前去開燈，阿伯很滿意地笑了，還說了幾句我聽不懂的話。可是我看他的表情，忽然明白了，他是跟我媽一樣，覺得我在昏暗的光綫下讀書，“眼睛會瞎掉”。

聽學長教繪圖軟件的時候，阿伯把鑰匙忘在房間裏了，我們停下來幫他想辦法，學長叫了開鎖師傅，然後阿伯拿了錢要給學長，學長說，所上出。(可能是所學會出吧？)接著就是，我做垃圾分類做錯，被阿伯抓包若干次，很急切很大聲地指正我。

有一次慈濟師姐來，嘰嘰喳喳，哄得阿伯很開心，他遠遠看見遁走去地下室的我，還有點害羞。這種“天倫之樂”，語言不通的我好像提供不了。所上尾牙，大家在圓臺面吃火鍋，阿伯胃口不錯，吃了好幾塊羊肉。我覺得真好。果然，還是要有一個老人家坐鎮，才有年夜飯的感覺。我們在地下室玩到凌晨，他一個人睡在一樓小房間，倒也相安無事。還有一次幫他拉車，他堆得小山高的黃魚車，我搭手才感到分量，竟然變成他在幫我。

最後一次是期末匯報前，他看到我們做到很晚。隔天我去公館樓，他在外面碰到我，跟我問話。我又聽不懂了……“啊”了半天，敷衍地說，嗯。十二點。阿伯好像放心地笑了，點了點頭。然後我走上臺階去開那扇反人類的門(就是左開右開都沒辦法馬上進去，要讓它先開滿意了再饒過它)，靈光一現，他是問我做到幾點才回家。

阿伯總是在我們上課的時候，哪怕有大官來演講的時候，自顧自走來走去，從外面回來的話，他總是先把手上的東西放地上，門口椅子上的紙箱放到地上，坐上去，再把東西拿起來整理一番(有時候只不過是一袋吃的)，然後再開門進去，不管我們在幹什麼，他就是這個流程。如果白板擋住了他的座位，就要有人幫他移開，就像對待家裏的倔老頭一樣，不羅嗦地幫他移開。

阿伯自說自話，毫無紀律，想兇就兇，想開口就開口，不想聽就失聰，滿意了就笑，不滿意就不依不饒。但他明顯很關心小朋友，非常有原則，而且一點都不裝。雖然阿伯單方面跟家人斷了來往，還幾度差點燒了這棟教學樓，他仍然是對我最好的人。

# 城與鄉 返/反享地方創生

編輯 傅　裕
攝影 陳柏豪

實習課從來都是城鄉所的招牌。實習課不同於理論課，課程操作要根植於地方場域，每年的實習課同學們都會走出課堂，走進田野，實際看到世界上真實發生的事物，與真實在地方上的人溝通交流，探索促進空間調整變化或空間社會轉型的可能。

今年實習課由康旻杰、黃舒楣、陳育貞（上半學期）與施佩吟（下半學期）四位老師帶隊，帶領同學們來探討關於返 / 反享地方創生的議題。「地方創生」已成國家政策，無法迴避，一時之間引起的各種公共辯論才正要展開。雖說引用「創生」，其實是藉由實習課來探索城鄉如何拉起更好的網絡，來承接老化（aging），包括人口老化、地方老化、基礎設施的老化等等，在探索認識「老化」的過程中，同時深刻檢討「成長（growth）」如何長期主導政治經濟的思考，乃至於成為空間規劃專業長期不加思辨的假設。[1]

實習課議題同時照顧城鄉，因而課程基地選定了老化議題相對嚴峻的台北市萬華區，以及苗栗縣人口高度外流的兩個鄉鎮（三灣和苑裡），希望藉由城鄉對望、對話，照見時下城鄉治理和空間實踐的盲點，尋求創生行動更好的路徑。自 2019 年九月至 2020 年 6 月，實習課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全班一起走踏萬華和苗栗兩鄉培養共同的認識基礎，然後根據操作與議題興趣發展為 6 組實習小組，深入探討與實踐議題與實習操作。

經過上半學期的操作，產生了 3 組扎根在萬華的實習小組：老青年、長泰生活、與中正國宅串起來，以及 3 組走踏苗栗田野的實習小組：九景、跳舞的蘭草與中港溪合作社。大家各自在田野探索攪動，發展出了不同的討論議題與操作面向。

1.引用自城鄉所CEIBA實習一課程介紹

▲在苑裡菜市場進行田野調查的同學們。攝：陳柏豪

▲在苑裡房裡區風力發電灘進行田野調查的同學們。攝：陳柏豪

編輯 傅 裕

組　　員　楊伯中 王靖怡 楊朝強 陳郁仁 郭庭瑋 莊淯婷
指導老師　黃舒楣 康旻杰 施佩吟

近年來，人口老化的議題逐漸在全球受到重視。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與 2007 年分別提出了「活躍老化」(active aging)與「高齡友善城市」(Age-Friendly Cities)等概念及指南，以因應全球人口結構的變遷。2018 年，台灣的老年人口比例突破 14%，宣告正式進入高齡社會。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推估，2015 至 2065 年間，老年人口將快速增加至 40%，屆時將高於日本、義大利、德國、英國等國家。

相較於其他地區，實習課的操作場域之一——台北市的南萬華地區——正面臨著相對嚴峻的考驗。根據 2017 年的統計資料，萬華區老年人口比例高達 18.2%，相較於全國平均，多了三個百分點(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8)。除了人口結構的變遷之外，在社會普遍對於都市更新的期待下，長者所熟悉、充滿記憶與情感的生活環境也正在經歷重組的過程。

鑑此，如何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讓長者能夠老有所依，而非感到冷漠疏離，便成為老青年組所關注的核心課題。在操作場域上，他們將範圍大致界定在青年次分區內(共七個里，包括新和里、新忠里、新安里、忠貞里、騰雲里、日祥里)。在第一學期的操作中，他們以長者為主要對象，觀察其日常生活，並探討長者的日常生活與政府計畫之間的關聯，從中釐清青年次分區的潛在課題。

圖片及資料來源：
各組成果報告書、及城鄉所網站資訊。參見 http://bp.ntu.edu.tw/?page_id=1208

首先，老青年組從較小的尺度觀察長者，以及與長者密切相關的移工族群，試圖勾勒出兩者在青年公園及周遭的日常生活，並參考 Christopher Alexander(1977)的模式語言作為方法，歸納出幾種空間使用的模式。同時，他們也從較大的尺度盤點了覆蓋於青年次分區之上的相關上位計畫與都市計畫，包括長照政策、中正萬華復興計畫，捷運萬大線興建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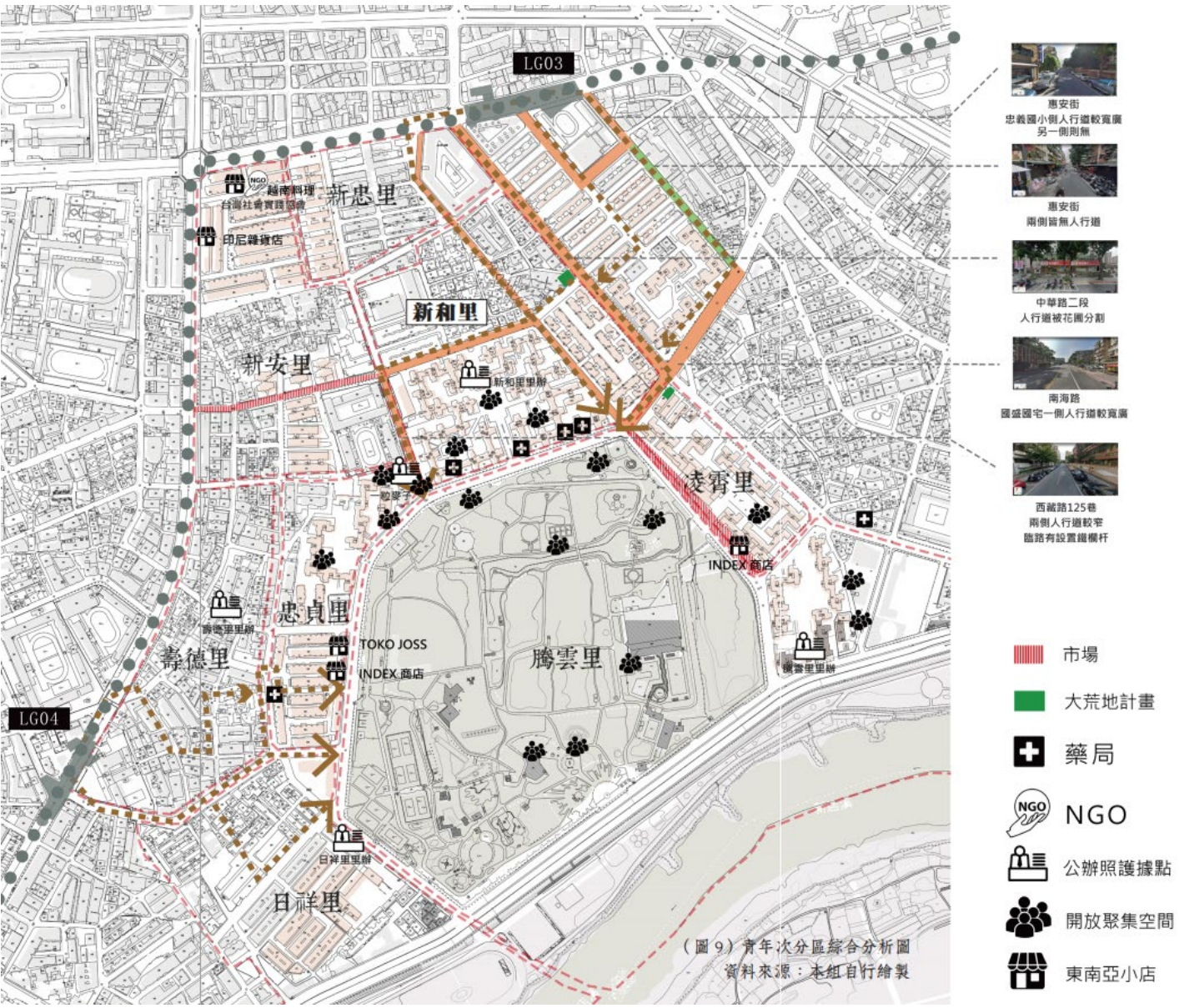
其次，他們訪談了各類行動者，包括居民、里長、議員、照護據點的社工等，並根據訪談結果，歸納出幾個互相關聯的潛在課題，包括：（1）室內公共空間不足；（2）照護服務難以跨越里界；（3）各族群之間的共融問題；（4）捷運萬大線的近期使用問題。

「青年公園周邊的店家會跟著附近的長輩一起慢慢變老。」中正國宅內的社工青年這樣說。沿著青年公園周邊一路數來，南洋雜貨、市場、藥局、診所、復健用品、老式早餐店、腳踏車行 …… 青年公園附近的生活不是如時光停留毫不改變，而是陪著這裏發生的大小故事，一點一點地，成為了現在的樣子。

實習課之初，老青年組選擇了高齡者與相關照護者生活的角度來切入。高齡化是台灣社會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而在私人住宅之外，公共空間如何形塑、支持了長者與照護者的在地生活？在高齡人口比例高於平均、有大量小坪數國宅、戶外生活活躍的青年公園周邊地區，有十分生動的答案。在描繪出各種生活模式與圖像的同時，他們也注意到青年公園周邊許多閒置的空地並未妥善利用，以及因為密集的居住人口產生的公共空間需求。在調查了不同空地的使用可能性之後，他們決定聚焦九號基地，來探討台北的空間品質與使用如何結合歷史紋理、在地生活與發展想像，同時能回應各種不同年齡層的當地居民需要，與社區共生共榮。

下學期的老青年在上學期的基礎之上，針對以上四項課題擬定出具體行動計畫，並確實執行。目前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包括：（1）確認行動基地（新和里的「九號基地」）；（2）拜訪相關行動者（立委辦公室、里長與居民）；（3）基地的初步文史調查。（4）具體的活動參與。

▲青年公園的功能示意圖。繪：老青年




▲青年次分區綜合分析圖。繪：老青年

為了勾起居民對於九號基地的回憶、引發居民分享自身生命故事，甚至進一步促使居民主動參與九號基地未來規劃的討論，老青年組決定以社區小報作為社區交往行動的第一步。四月初時，他們已發放了第一期的小報，內容包括小組的自我介紹、小組的核心關懷，以及九號基地的前世今生。

老青年組再度訪問發放小報的店家、里辦、立委辦公室，詢問小報是否有居民索取。但因疫情的緣故，小報幾乎沒有人索取。除了實體紙本的發放，老年組將電子版的小報分享在〈我是萬華人〉的臉書社團。最後，他們發現相較實體紙本的發放，網路所帶來的社區回饋反而更多。

由於先前的第一期小報成效不佳，收到的回饋及建議有限，老青年組經過討論決定以工作坊形式促進討論，希望能夠更直接了解原住戶及附近居民的想像，並透過小短講、小活動、基地盤點及模型操作的安排，蒐集更全面性的回應。

▲第一期社區報。繪：老青年

▲工作坊現場。繪：老青年

根據行動策略與展開，透過社區報與工作坊的實際過程與回饋，老青年組更加了解了在地居民對於九號基地的期待，也將居民的想法，加入了專業者的考量，轉譯成規劃的語言，內容將會包含九號基地與社區基本關係、工作坊成果以及短期使用規劃建議。以小冊子的方式呈現給社區、有關公部門和利益關係者，推動改變發生。

面對九號基地南方的三角形空地，老青年組透過對社區的人文調查，結合工作坊的成果，形成了短期規劃的建議。在短期使用的規劃建議中，目的除了可以活化社區空地外，最重要的是幫助與未來南機場一帶更新計畫做出銜接，減少當地居民們生活受到的衝擊。並且透過短期規劃，延續使長期的土地使用能夠符合當地的環境紋理。九號基地短期有不小的活化潛力，中長期更可以在南機場的更新事業中，扮演重要的策略性角色，不宜被獨立於南機場更新計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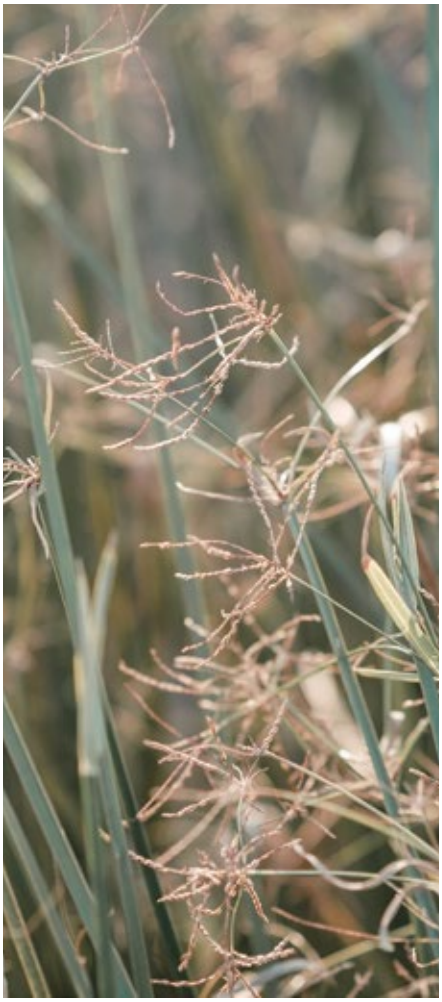
未來的老青年組也將會繼續關注九號基地的發展，持續擾動南莊社區，給他們提供更多活力與改變的可能。

# 苑裡 蘭草田

# 跳舞的蘭草

## 種植行動、社區擾動到創生提案

環境規劃實習第二組




編輯 傅 裕

組　　員　古子諒 傅　裕 簡律生 吳承庭 劉育育
指導老師　黃舒楣 康旻杰 施佩吟 陳育貞


蘭草之於苑裡來說，到底是什麼？

蘭草，為原生於大甲、苑裡的大安溪下游河口濕地流域一帶的莎草科植物。最初由苑裡大甲一帶平埔族道卡斯族婦女採集編制成日常器具和草蓆，后来技藝逐漸推廣至精進，在明治维新后蘭草帽一度風靡日本。由於貿易的帶動，大甲、苑裡一帶商人創立帽蓆會社、帽蓆公司，甚至在日本神戶設店營運。除了下游帽蓆商，蘭草帽蓆編織作為一種農村副業，也為參與的家庭帶來不低的經濟收入，因而也引動不少相關就業人口。

從最初來到苑裡，看見仍舊留存在苑裡各處的蘭草痕跡、不斷被告知蘭草的各種歷史故事開始，小組成員們就感知到一件事情：這個行業好像快要消失了，但似乎又不是這麼一回事。於是他們開始從這個課題入手探究，蘭草行業為何快

要消失？又為何還能在今天仍然存續下來？正當他們在田野中一路從銷售端、加工端溯源回種植端時，得知苑裡唯一的蘭草種植專業戶羅先生過世，今年的蘭草種植將由其越南籍太太芊芊姐一手挑起大梁時，他們決定了田野方法：以身為度，參與蘭草種植行動。

小組成員向芊芊姐拜師學藝，一邊幫助芊芊姐進行種植勞作，一邊學習調查蘭草種植業的相關技能與問題，同時也去種植一塊半分田地的蘭草，以此進入整個蘭草種植業的社群之中，切實體會蘭草之於苑裡到底是什麼，並且從中擾動牽線，發覺新的創生提案可能。

在自己嘗試種植蘭草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種出來的蘭草田與芊芊姐相比總是歪歪扭扭，不在同一條直線上。於是決定將組名改為：跳舞的蘭草。

正當第一期蘭草收割完畢時，芊芊姐忽然嚴肅的問跳舞的蘭草組員們：“你說，我明年不種蘭草了好不好？”這個問題讓他們開始反思這段時間在田野之中看到的產業現象，列出四個影響層面：農村勞動、時空需求、社群支持、種蘭草的價值。希望從這些層面的分析中，嘗試回應芊芊的疑問，並討論這個疑惑的背後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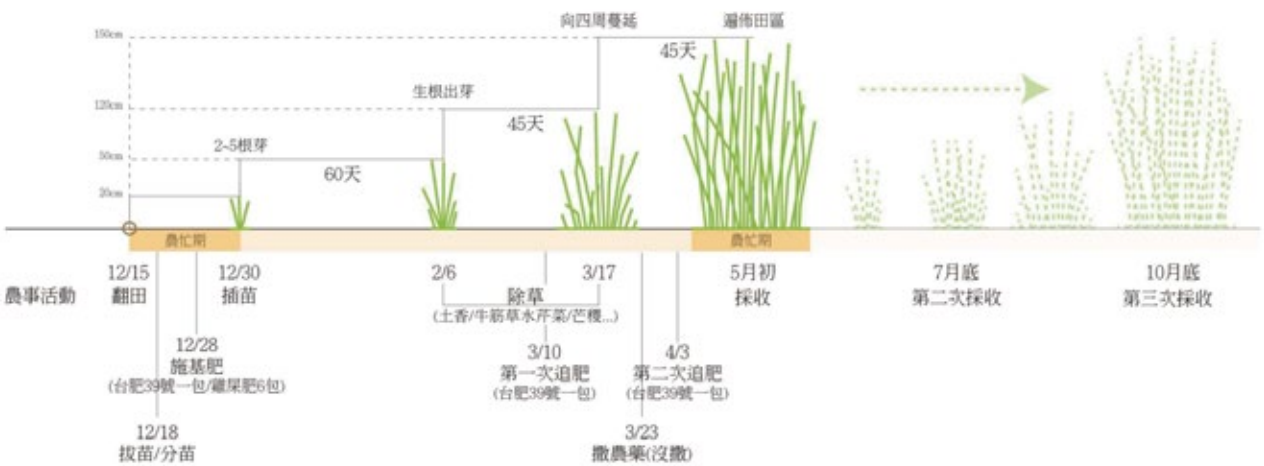
**# 農村勞動力**

種植行為在不同時期所需要的勞動力會有所不同，所需的時間亦是如此，從前其的翻田、挖苗、分苗到插秧、施肥屬於密集的農忙期，成長期間除了追肥跟巡田水較為彈性外，到了採收期間又是另一農忙期，包含了割草、收草、曬草等等繁複工序，亦會因為氣候等外部因素的影響，需要在短期內隨時處於戰備狀態，這時，農村所需勞動的重要性即於此展現。

**# 農作時空需求**

蘭草種植有許多層面的需求，包括空間、時間、勞力與資材層面，且須彼此配合才能進行有效率的生產。其中，時間代表的是對天氣的預測，也是不可控制的重要因素，而其他層面的規畫安排往往需與之配合，形成農作的特定「時空」需求。時間，或說氣候條件需求上，收割時間需要有完整一周到十天的好天氣。收割時間與蘭草重量相關，而蘭草重量會決定其價格。曬草時，也必須時時關注天氣，以免午後雷陣雨淋濕蘭草，使草變醜、價格下跌。

空間需求上，從插苗開始，一期收成、二期收成、三期收成，曬草的空間需求量暴增，約是種植面積的八到十倍，而儲藏空間則是相較種植面積及曬草面積要小，且通常一期收完至第二期間，就能將多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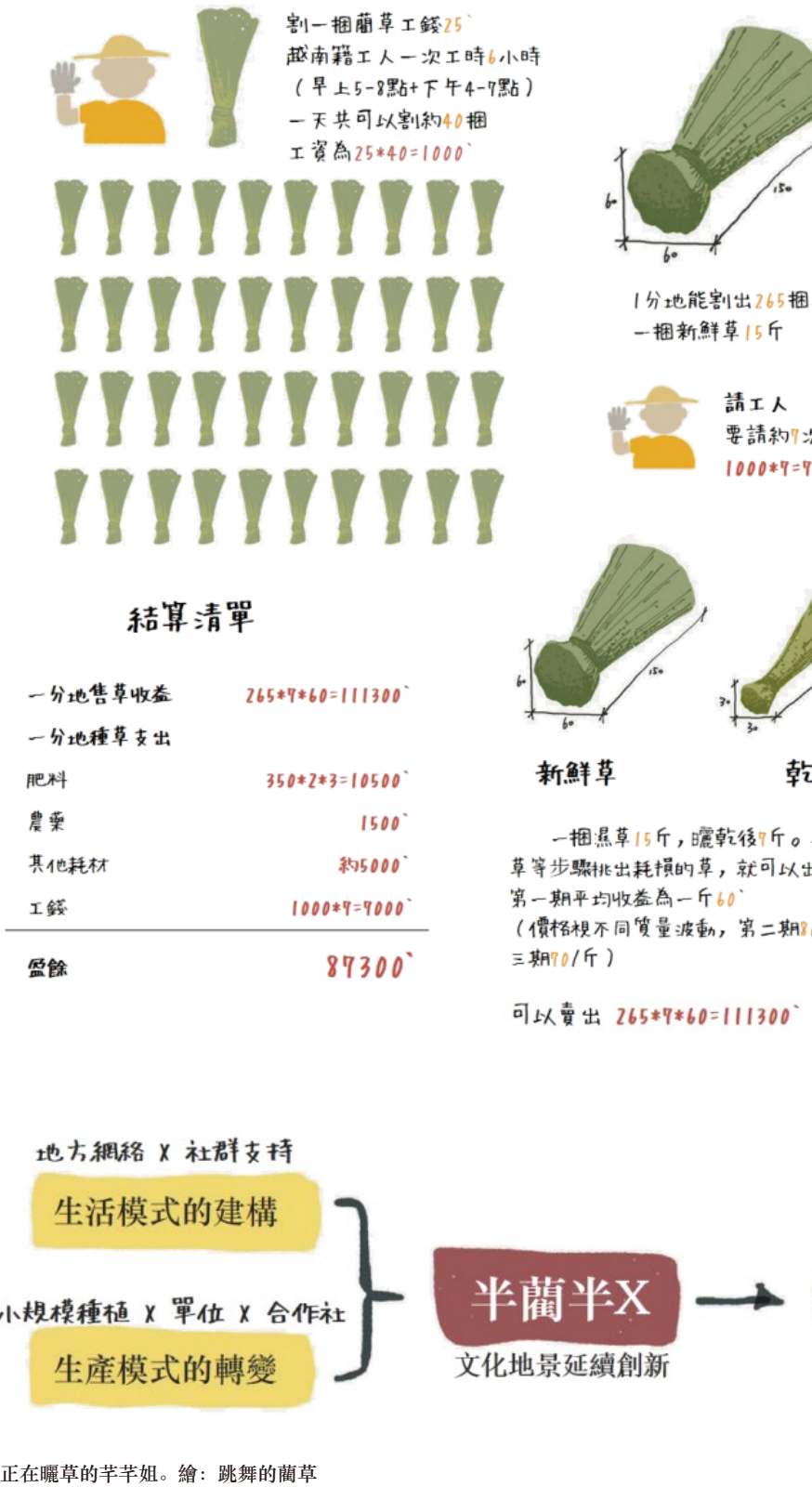



▲蘭草種植物候學。繪：跳舞的蘭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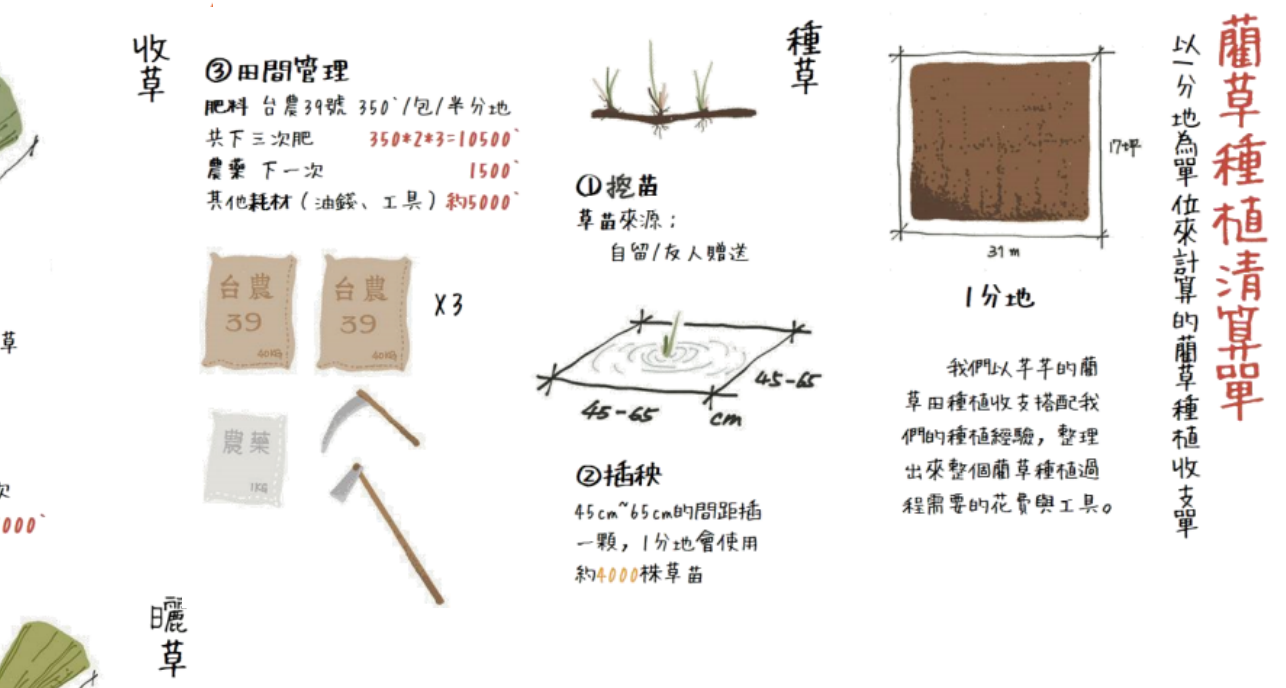
草銷售完畢，故儲藏空間通常是固定大小且相對小。勞動力部分，在割草、曬草時也會增加，大約是平常種植人力的三到四倍。

**# 地方支持**

苑裡地方和蘭草的支持關係，涉及了各個層面的群體面向，小至個體、大至社群、地方，同時也涵蓋了不同互動模式，例如農村活動的互助 - 芊芊姐和百九大哥的關係、阿秀阿嫲提供蘭編班同學草料；供需社群 - 蘭草的原料供應、衍生產品、生活物件設計等等；地方跟蘭草的關係 - 包括個體和集體，蘭草文化成為地方的驕傲和認同，也融入居民的在地生活之中。能夠維持這種種植行動，並不是在每一個地方都可以複製的。正是因為苑裡的地方特性，才能撐起每一個環節的網絡。




▲正在曬草的芊芊姐。繪：跳舞的蘭草




透過近 8 個月勞作參與的調查訪談，跳舞的蘭草小組成員們得知蘭草對在地民眾來說，除了是一項技藝外，更是社區集體的重要記憶。這包括了早年的生活模式、蘊含其中的情感以及久而久之建立起的認同感，也因此讓他們瞭解蘭草產業的文化面向。而實際種植的部分，他們除了切身體會種植過程和其中的辛勞，在收成之後也可透過自身的生產進入到草料買賣，甚至後端編織、銷售的線路，從中也了解到蘭草產業的經濟面向。

綜上所述，不論是文化層面抑或經濟層面，其實皆反映了一件事情：即為蘭草產業對苑裡地方是一種「生活支持」。若再向下細分，則可繼續討論其於農產、文化和社群等面向對地方的影響，這也讓我們在後續立場選擇和行動上有了不同考量及傾向。

過去，在產業逐漸形成時，相關的種植、編織與銷售活動，與空間的互動下形成了獨特的蘭草文化地景，而在產業變遷下的現代，該如何延續呢？跳舞的蘭草小組認為蘭草是當地生活文化的構成元素，在農產上可以增加農民的額外收益及選項，在社群中可以作為彼此串聯的媒介，在生活彈性上可以增進農民的自由度。若可以達到以上目標，最終在各個層面中（生活 / 生產 / 文化），就有機會延續蘭草的文化地景。

因此回到羊羊姐問他們的問題，他們試圖找出除了種與不種的第三條路：生活及生產模式建構。經過 8 個月的初步研究後，他們將這個提案立基於兩個層面的討論，「生活模式的建構」與「生產模式的轉變」。透過這兩個層面的討論，嘗試提出「半蘭半X」的方案，無論生產或生活面向，均將蘭草種植視為一種附加價值的額外活動。跳舞的蘭草小組認為這種做法，可以在苑裡在地延續並創造新形態的蘭草生產生活模式。在現況中的蘭草種植模式，即為一種生活模式的支持系統建構。各個農戶彼此間，透過種蘭草所需的物質與非物質層面的交換，建構了一種基於農事生產而組織起來的地方社群網絡。

這種建構有其特殊的時空脈絡與關聯，包括空間調配、勞力互助、資材共用等等，農作的生活與生產空間又往往無法分割，因此，這種生產網絡的建立，隨即產生一種屬於蘭草生產的生活模式建構。

現有的地方創生計畫中，往往以產業轉型與人口增加為評判依據，卻忽略了長久生存於地方中的人的關懷。在蘭草的相關提案中，也發現類似的情況正在發生。以農作的特性來說，要馬上吸引外地或沒有經驗的人來從事這項行業，簡直是敢死隊式的浪漫情懷。跳舞的蘭草小組在種植行動中看見的幾個實際案例，各個農戶都有其深厚的文化、生活背景，並依靠著這些背景因素，來支持他們的種植模式。他們的共通點均為與水稻田相鄰的水田耕種方式，這顯示了若欲增加蘭草的種植面積、數量，原本在地的水稻種植者即是最有可能的前期推廣者。而若對在地者的推廣能夠成功，後續向外地推廣才更有可能有其脈絡可依循。

總而言之，跳舞的蘭草小組認為應該先以在地的相關者出發，進而往外推廣，形成一種擴散效應的穩固網絡建構，而非地方創生中過於浪漫的人口增加、產能提高等表面昇華。他們向芊芊姐拜師學藝，一邊幫助芊芊姐進行種植勞作，一邊學習調查蘭草種植業的相關技能與問題，同時也去種植一塊半分田地的蘭草，以此進入整個蘭草種植業的社群之中，切實體會蘭草之於苑裡到底是什麼，並且從中擾動牽線，發覺新的創生提案可能。

▲小組成員向芊芊姐學習蘭草編織。繪：跳舞的蘭草

# 長泰生活，生活常態：東長泰街區再生營造與保存

環境規劃實習第三組

編輯　姚麗金

組　　員　劉馨鴻 洪苡寧 賴彥安 蕭芳伃 李冠霈 邱芷萱
指導老師　施佩吟 黃舒楣 康旻杰

城市發展過程中，總有一些街區正經歷著起落。台北南萬華的長泰街，特別是萬大路東側街區，正從原本熱鬧的生活娛樂中心，向核心都市的邊緣地區轉變。但是事實上，這片街區保留了傳統產業與小尺度的街區支持，展現了多元包容的生活樣貌，同現代都市生活的疏離與無根區別開來。這組對比不免讓人思考，大都市生活中，特別在是高齡社會加持下，在地居民與社群期望的街區生活為何，以及究竟什麼樣的都市生活值得人們期待？

另外，南萬華地區的飛天大聖信仰，供奉祂的廟宇就坐落在長泰街，也說明了長泰街過去的生活樞紐位置。為何還能在今天仍然存續下來？

## 規劃課題

捷運萬大線的開通

- 捷運帶來的街區新想像
- 租金上漲的衝擊
- 傳統店家的衰退與轉型
- 公劃都市更新地區

長泰街團隊以東長泰街區作為田野基地，持續深入了解此街區的歷史紋理、人物故事、空間使用、常態生活，試圖看見即將到來的捷運對街區生活面貌帶來的可能的改變，探討有別於過去的、新的街區保存介入的可能。

依循上述的核心關懷，長泰街團隊提出了以下三點規劃課題:

**# 捷運帶來的街區新想像**

大部分老店家表示，就算捷運讓交通更為便利，對長泰街的再生與街區活絡也未必有幫助。長泰街並不吸引人，自力社區擋在長泰街和青年公園之間，另一端又有萬年青大廈擋著，就算捷運帶來人潮，他們或許也不會知道有長泰街，最多可能通過長泰街走去公園。

**# 地租上漲的衝擊**

低廉的租金是支持傳統產業、居民日常以及新創店家的重要因素。捷運開通以後勢必造成地租上漲，對現有的生產和生活來說是個隱憂。

**# 傳統店家的衰退與轉型**

東長泰街區的業種多元，涵蓋了生活支持所需的各個層面。並且，很多傳統產業面臨後繼無人的狀況，如無人接手並協助轉型勢必要走向凋零。捷運開通或將帶動此片區的都市更新，吸引現代連鎖商店進駐，加速傳統產業的淘汰進程。

面對捷運開通後可能帶來的規劃課題，長泰街團隊認為東長泰街區有許多正向價值值得維護與保存，並可與地方再生相結合。所謂的保存，應該涵蓋在地社區居民的集體記憶和社會關係之存續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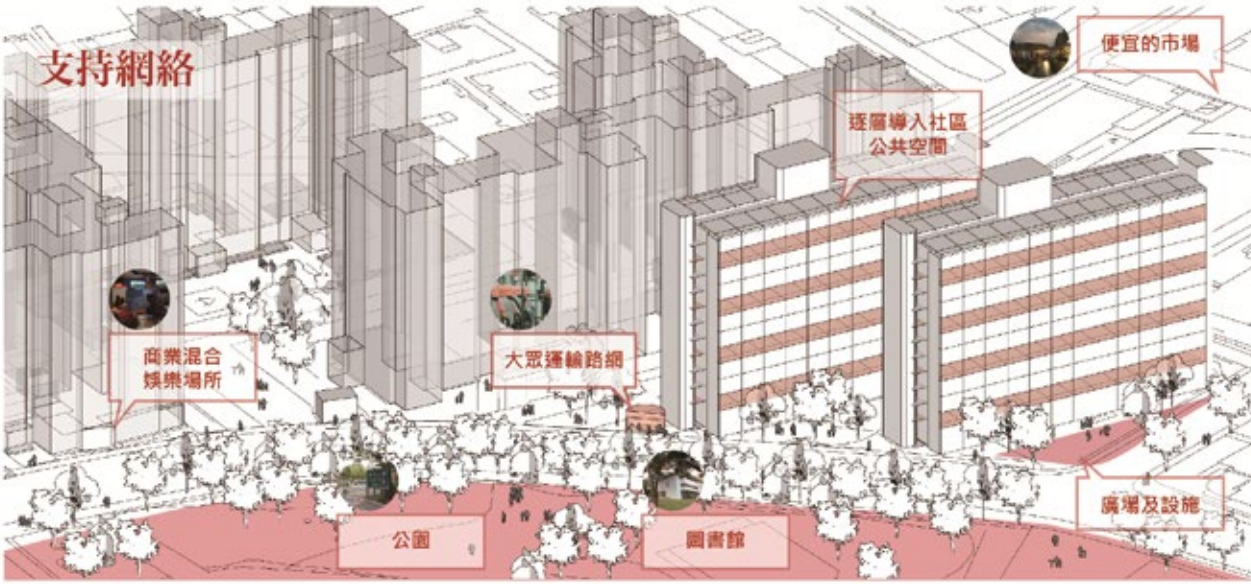
長泰街團隊希望透過多元媒材，將長泰街的傳統產業和在地印象(包含街區生活樣態與關係網絡)呈現給大眾。這麼做一方面可以增強在地居民與商家的社群凝聚力，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未來入駐的居民和商家更好的了解長泰街的歷史與現況，進而促成不同社群之間的交流與連結，發展可能的街區組織，並透過街區組織的機制協調與認同感來因應捷運開通會帶給街區的影響。

作為東長泰街區的訪客與外來者，長泰街團隊期望能整合居民意見，並透過公共意識的凝聚，進而促成「好」街區的保存。但在實際的田野及行動參與，我們看見街區中不同處境的人們，所屬異質又多元的社群，每個社群對於「好」街區、「好」生活的想像都不同，有時彼此的支援網絡重疊，有時又存在矛盾與衝突，雖然在地人們共同面臨的是即將開通的捷運萬大線，但卻存在多種或同或異的觀點與期待。

東長泰街存在的是各種異質的「小公共」，人們抱持不同的價值與生活方式在地方創造屬於自己的「好」生活。然而這些「小公共」之間除了年齡與階層的隔閡外，亦缺乏一可供對話的平台，促進彼此理解溝通。作為規劃者，如何透過社區參與的機制推動多方利益主體、異質主體的相互理解、對話與合作，是長泰街團隊對於進一個學期的行動所進行的反思。

1 再相逢歌友會門口的非正式空間
2 三合麵便宜又好吃
3 立森便利商店楊老闆
4 宜春中藥行

▲掃一掃觀看長泰生活。圖：長泰生活，生活常態




# 好正！串起來：
## 初探中正高齡單身出租國宅
### 環境規劃設計實習第四組

編輯　姚麗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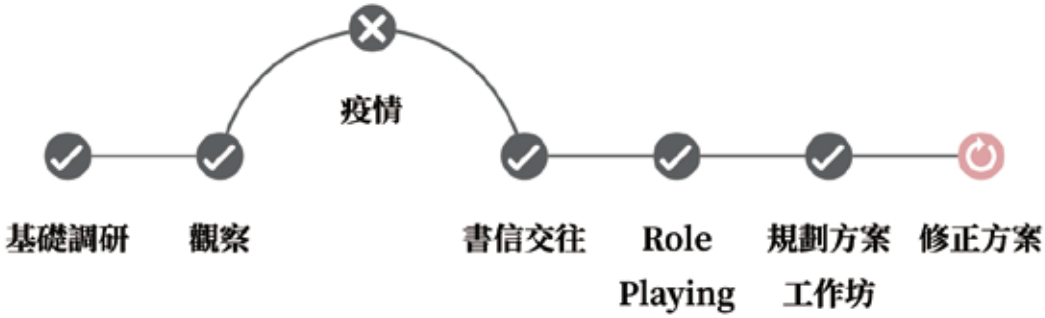
組　　員　李晨瑜 姚麗金 高甫承 莊詠竹 陳虹如 蔡嘉昇
指導老師　施佩吟 黃舒楣 康旻杰

中正出租國宅是台北青年公園旁的兩幢居住對象多為弱勢、單身長者的集合住宅。「好正，串起來」的意旨在於，串聯兩幢樓以及周邊的住戶，促成世代交流可能。

計畫透過參與式觀察的方式貼近田野場域，看見田野對象的真實需求，並嘗試以參與式規劃，帶動住戶對於日常生活場域的思考，規劃並倡議可行的新願景。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田野接觸方式受到限制，於是採取書信交往的方式與田野對象建立連結。原本的參與式規劃，改由小組工作坊的模式，通過角色扮演來進行規劃。在此之前，需針對長者的居住生活、故事深入了解，歸結出不同生活模式。

小組的核心關懷是：什麼樣的居住形式、相搭配照護關懷模式、周邊生活支持網絡，能夠滿足經濟較弱勢老人的居住生活。在此發問下，針對建築形與周邊環境需求，與其相搭配的照護關懷模式，提出規劃方案。並且回顧過往出租國宅政策、相關機制與居住形式，與現今社會住宅的方向對比，對於台灣整體住宅政策進行反思，並且倡議小組所提出的規劃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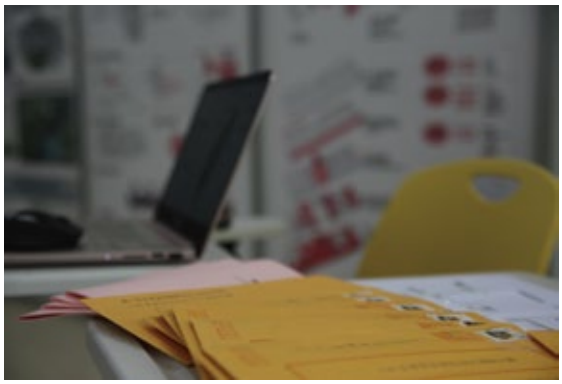
最後，從政策、規劃設計、人的關懷等不同面向出發，藉由關照的城市老化課題，期待提出我們的發問：最後的居所。當一群經濟弱勢的單身長者聚集於此項住宅中，要如何去面對這樣的課題？嘗試在規劃聯展中創造對話機會，凸顯目前台北社會住宅與國宅政策中的缺口。並且站穩我們的立場，提出宣言，試圖傳達「住宅生活」是空間與城市的社會脈絡中重要且不可忽略之意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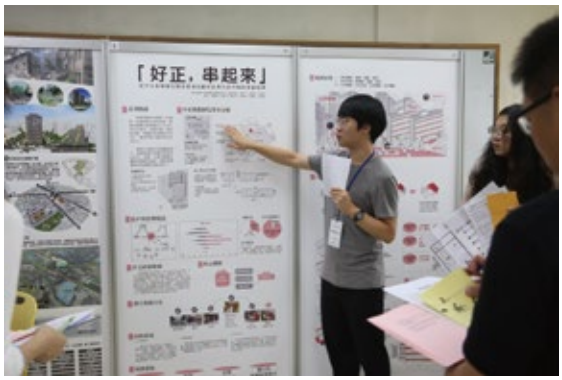
▲國宅一樓門廳

▲國宅走廊

▲順應疫情的筆友計劃


▲順應疫情的書信計劃

▲小組工作坊



▲規劃聯展現場

## 一、議題與核心關懷

### (一)同為只租不售形式的政策雙軌

近幾年的社會住宅，與出租國宅皆為由政府提供只租不賣的住宅。出租國宅都面臨建物老舊需要改建的狀況，而出租國宅改建成社會住宅的似乎是趨勢。如何滿足一幢住宅的終身住宅理想，照顧可能從年輕到老、需要廉價穩定的特定族群，是需要考慮的。

### (二)居住對象與居住生活模式思考(弱勢集中 vs. 異質混居)

中正出租國宅，同時滿足老人集中、獨居集中、經濟較弱勢集中。以往將弱勢集中，集中提供社工系統與社會福利措施等服務的做法，看似有效率，實際呈顯監視化的國家照顧關係，不利於平行社會網絡關係的互助機制。

另外，高齡者可能有著陪伴者或伴侶的關係，卻不一定有國宅居住條件中家庭的關係，當中正出租國宅停止入住後，未來的單身高齡者，又該何去何從，更成了這次基地裡看見的隱憂。

### (三)空間機能的失衡與挪用

中正出租國宅公共空間的功能和舒適度亟待優化，跨樓層排佈需求明顯。小單元化的空間設計踢促，譬如樓道內的空間挪用、佔據、延伸的使用現象，突顯了公有空間私有化的課題，有必要因應經年累月長出來的現況使用，了解未來住宅新規劃、公共空間的設計等潛在需要調整的需求。

## 二、規劃方案

### (一)實體環境

原先中正出租國宅以收容安置單身的出租單元危機能考量下，企圖擴大走廊空間 (走廊街道化)；重新檢視剩餘空間的整合與釋放；經由整併附屬設備空間(如浴廁及陽台)，及相關單元牆體與出入動線的調整，隨著生活需求創造出有機的空間變動可能性。

### (二)公共生活

小組認為對於公共的想像，並非單純讓所有人於此交流的空間，公共，也有階層之分。所以小組在規劃設計原則的大方向之下，提出設計的新想像，也應該納入大公共、小公共、小小公共的想像，並且在這樣的想像下提出公共流動門廳、混用共享空間以及彈性居住單元。

#### 1. 大公共—公共流動門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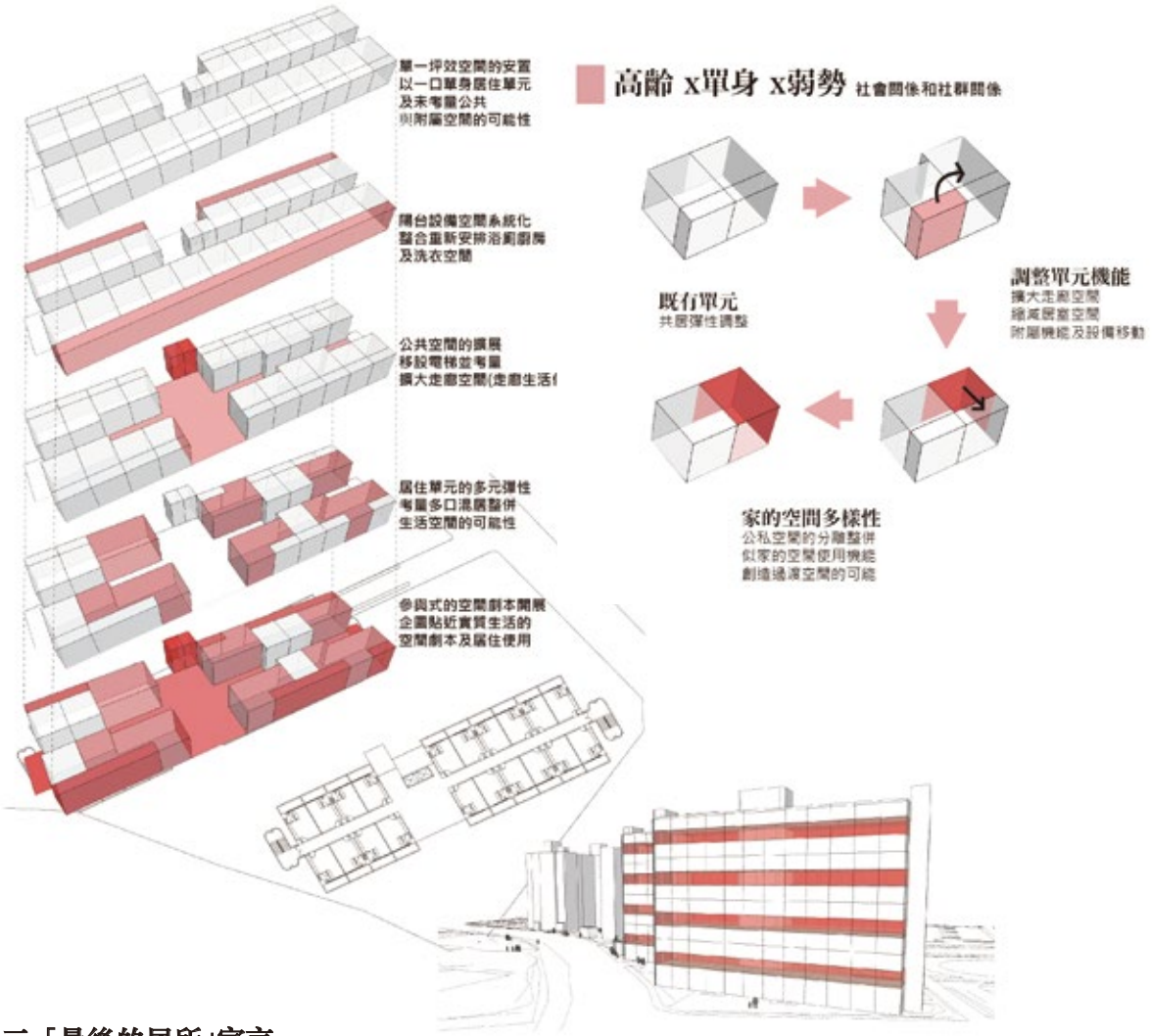
藉由公共空間的創造，結合目前現有的空間狀態以及需求，小組看見讀報區、曬太陽的地方、可能舉辦小市集、目前的在地照護非營利機構一粒麥子、管理員室以及戶外廣場的可能想像，期待能夠創造有助於居民交流互動的公共空間。

#### 2. 小公共—混用共享空間

除卻大樓門廳，讓公共空間單純存在於一樓公共空間，也將公共空間拉大到高樓層的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成為高樓層中，一層一層的新可能性。在田野過程中，有些人認為國宅就像是垂直生長的眷村，利用分層的公共空間設置，串起國宅的新可能。共用廚房、簡易的商業活動或是小貨店、提供輔具能夠擺放的空間、電動車停放與充電的地點讓這樣的空間能夠更為彈性，透過換用與共享，讓所有人的使用生活空間更加舒適。

#### 3. 小小公共—彈性居住單元

我們區分公共、私密、次私密的人際特性後，期待能夠建立項傳統家庭支持網絡的互助網絡，小公共讓已經有建立己身人脈與鄰里關係的居民，能夠依照自己的生活需求，把原先被分割的個人小陽台或是廚房，共統整合起來，使人能夠有更大的個人起居空間，建立彈性的居住單元。




## 三、「最後的居所」宣言

中正出租國宅不只是一個住宅，更是一種需要支持居民彼此相互連結居住生活文化(Housing Culture)——能夠容納集高齡、弱勢與單身族群建立支持網絡的所在。小組認為，從中正出租國宅的基地課題與居民生活困境，揭示了未來社會住宅應該創造的混合彈性機制，而這樣的機制正需要由下而上的創造在地的公共居住生活文化產生的。

因此，小組提出「最後的居所」宣言：

一、理解高齡、弱勢與單身族群的生活困境，支持具有長租型居住條件的「最後的居所」，建立包容性的社會。

二、正視中正出租國宅的居住課題，支持居民建立能彼此支持的網絡，打造住宅成為一個擁有居住生活文化(Housing Culture)的地方。

三、創造友善的居住生活文化(Housing Culture)的地方，要透過下列三點容納與建構：

(1) 彈性機制：弱勢、高齡、單身。
(2) 身份友善：無障礙、高齡、性別。
(3) 生活網絡：公共生活、互助網絡、生活機能。

編輯 楊竣宇

組　　員　楊竣宇 余宗軒 楊茗硯 邱　敬 張哲源
指導老師　康旻杰 黃舒楣 施佩吟 陳育貞

1.

我後來仔細回想，我相當確信，大里之海是我的第一片海。那時的我，應該不及現在的一半高，小小的、脆脆的，跪在土綠長排皮椅上，靠著火車車窗，像是在博物館的櫥窗前，直到海平線、比海平線更遠的彼方，打進我的瞳孔裡。

那是一種全景的，美的輕柔擁抱。是她在看我，不是我在看她。

那一天是陰是晴我不記得了，但我記得，那一天海浪對著稚嫩的我眨呀眨，柔慈、深湛，還有一點點酒窩。這是我第一個關於海的比喻，也是最滿意的一個。我知道我再也沒辦法用其他想像來看望大里之海了。對我來說，她永遠向著我眨眼、寬慰而理解。

那次見面，大里之海將我年幼的那一天填滿了陽光。而往後的每一天，我的心裡都栽下了一粒向日葵種子。一直以來，我心底這片花田，都在靜靜的回望。

從前大里之海無比豐饒，大里聚落是海、雨、陽光的結晶。我佇在海堤上像座燈塔。見海浪捲了起來，拍在礁石上。那一陣陣轟隆聲中蘊含著一種心跳，乾淨的滲進海風裡，混著細碎的水霧，徐徐吹上山坡。

我並不在意山裡的雨水去哪了。對我來說，這裡一切都是海的，草嶺古道沒有回音，夜海的漁燈永遠睜著。

我極目四野，試著解開大里這張漁網。如果父親記得沒錯，大里是個淒情的地方，這是從窮到無的一段路。我挽著粗破、浸滿時間的漁繩，試著擔任漁工，意圖捕撈出大里的一種概念，放回山坡上流傳。我嘗試朝著大里最深層嗅聞，追尋精神的遺產、追尋攀附在任何一個角落的熱情，

不論是掛起的漁網、熄滅的漁燈，還是蓊鬱的新生山樹。

可是，我其實並不喜歡把一個地方一讀再讀。我明白只有第一遍是實感，從第二遍開始，那就是解讀了。而有解讀，就會有偏誤。如同我坐在圖書館裡，左一堆右一堆的翻著地方誌，翻著翻著，忽然覺得很是空曠：無論我再怎麼聰明，還原的現場多麼逼近真相，可是我不在場。不在場就是不在場。

我是領著大家來喜歡大里，還是真的找到了大家喜歡的大里？

2.

我很晚才知道，這裡已經被稱為大里老街了。我並不能很肯定。我踩著新的路磚，攀上新的海堤，望著新的、更近的海岸線，一切與我回憶不同了。這裡新的像剛拆掉塑膠膜一樣，才被喚作老街。所有老舊都由年輕去書寫，彷彿那些沒有被寫的，就不算老。

街上一幢又一幢的人去樓空，一代又一代的鳥獸散，像是為期一百年的退潮，我不知道退回海裡的浪花們幸不幸福，我試著在潮間帶裡撿拾、迷途。我怎麼有資格取笑魚兒太笨，游不出漁網呢？

我披著城市的鹹腥味，走到哪都不合時宜。我不確定我有沒有資格來愛。大里在別的時空耐心等候，我還回不到那個時空。那個時空裡的我還如此年幼，海浪美好流暢。

我還在等全然安靜的那一刻，安靜得可以聽見大里的心事。

余宗軒 2020.4.16

▲九景團隊成員在宜蘭。攝：九景

▲大里社區環境。攝：九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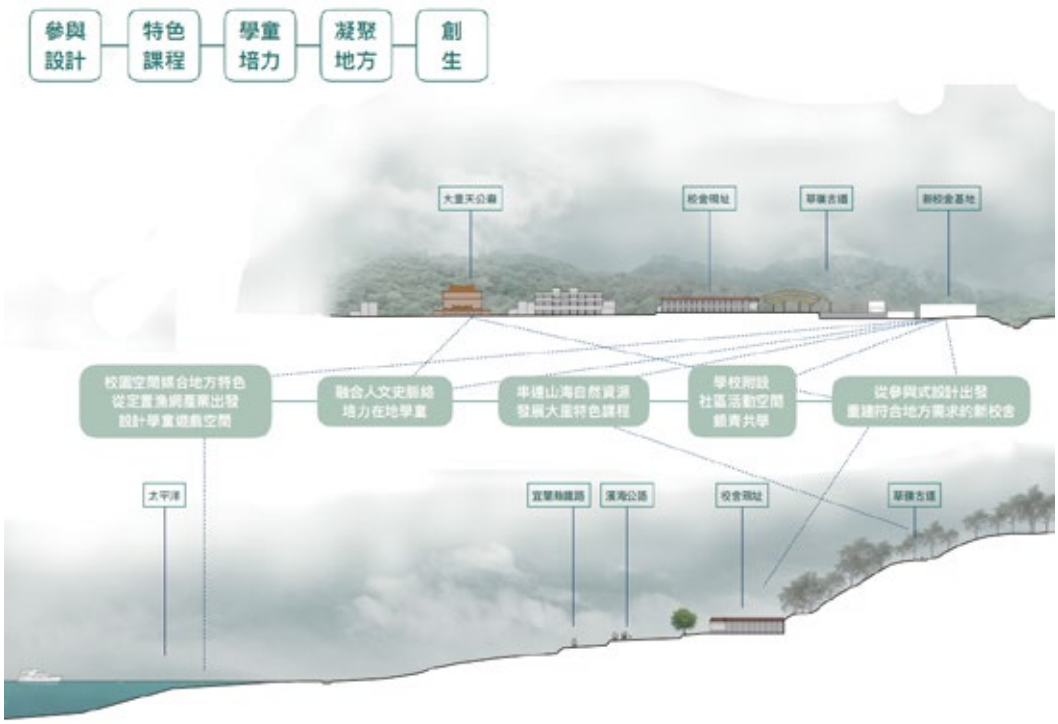
進入社區除了充足的事前準備跟滿腔熱血之外，在初期找到可以施力的重要事件對於團結起四散的行動者來說有相當的助益。大里國小因結構及海風侵蝕的問題，校舍在近年被評估為需要拆除重建，期間考量學校全體師生安全，於 107 年 3 月將師生原班安置在鄰近大溪國小上課。

在重建的過程中，原因重建位置及範圍規劃與鄰近的草嶺慶雲宮有所出入而出現過廢校的聲音。經宜蘭縣政府努力居中協調，大里國小於今年順利取得廟方同意捐贈土地辦理用地變更。學校新建校舍預計於民國 111 年完工啟用，重建於現址東北側。

大里國小矗立於在地五十餘年，孕育多代大里、石城居民，對學童、校友、家長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大里背山面海，又為草嶺古道入山口的絕佳地理位置不啻為宜蘭縣海岸上的重要風景。里國小的重建對在地而言是眾所矚目的眾所矚目的大事。除此之外，「重建」的過程中透過新增多功能使用空間可以增加學校與社區的關聯。納入社區於校舍之中，創造「社區即學校，學校即生活」的共榮局面。並未社區有限的空間奠定彈性使用的物質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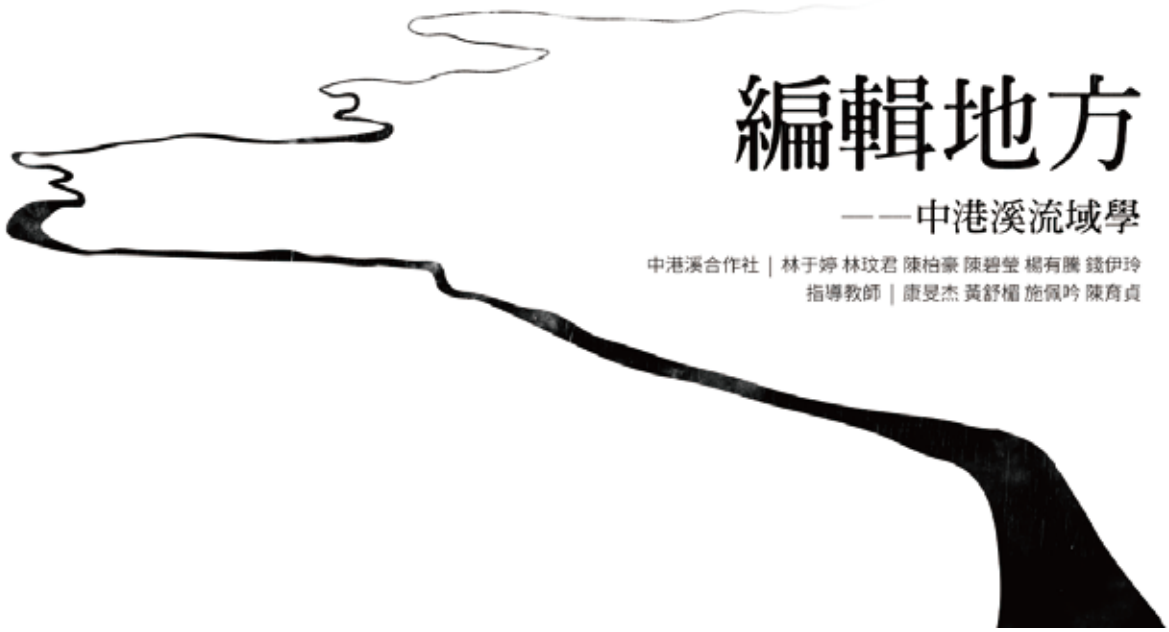
最後，不僅參與「重建」的機會難得一見，大里社區本身的特質極具發展前景亦是考量的重點。在觀光上，其正面海灣、遠眺完整的龜山島，背靠雪山山脈群，又近鄰東北角的祭祀圈重心，坐擁人文、自然資源。在產業上，岩岸與東海岸的洋流使其發展出活絡的漁業。

大里社區及學校潛力無限，只是在城鄉移動的潮流下逐漸被埋沒。九景團隊選擇以大里國小和社區為基地，乘著學校改建的機會，以學童作為關係節點，廣納多方行動者，並盤點地方資源，找尋大里的「創生」機會，解決未能發展二三級產業的大里地方老化、沒落的問題。




▲大里國小重建參與式設計。攝：九景

▲大里國小校舍現況。攝：九景



# 編輯地方

## ——中港溪流域學

中港溪合作社｜林于婷 林玟君 陳柏豪 陳碧瑩 楊有騰 錢伊玲
指導教師｜康旻杰 黃舒楣 施佩吟 陳育貞

編輯 楊竣宇

組　　員　林于婷 林玟君 陳柏豪 陳碧瑩 楊有騰 錢伊玲
指導老師　康旻杰 黃舒楣 施佩吟 陳育貞

對於客家人而言，
河流是孕育生命的養分。

對於泰雅族人而言，
河流和身體是不可分離的。

對於賽夏族人而言，
河流是必須尊重且應該敬畏的。

**問題意識**

**中港溪合作社從各種中港溪流域的切片，從聚落與水的關係出發，包含不同族群、地形、海拔，發生的農業行為、文化活動、傳統技藝、地方知識與水的關聯，另外也從地景的描繪、歷史縱深的探尋，去盤點現下中港溪碰到的問題，觀察觀光業、工商業發展造成地景改變，紀錄即將消失的事，也考察中港溪流域農業發展的現況，嘗試回應正在進行的國土計畫、前瞻計畫、地方創生，以及流域治理的問題。他們也從關注水與人的連結開始，期待深入了解、爬梳本土文化在中港溪的深度，期待建立一種新的流域視野，嘗試提出流域中人與土地、產業更適宜關係的想像，以及實驗作為一種新的台灣流域方法論。**

▲中港溪切片。繪：中港溪合作社

## 流域地景敘事｜概覽

中港溪的名稱，源於道卡斯族「中港社」社名，另有一說是漢人早期認為其位置在台西海岸西北面的中央，故稱中港(陳運棟,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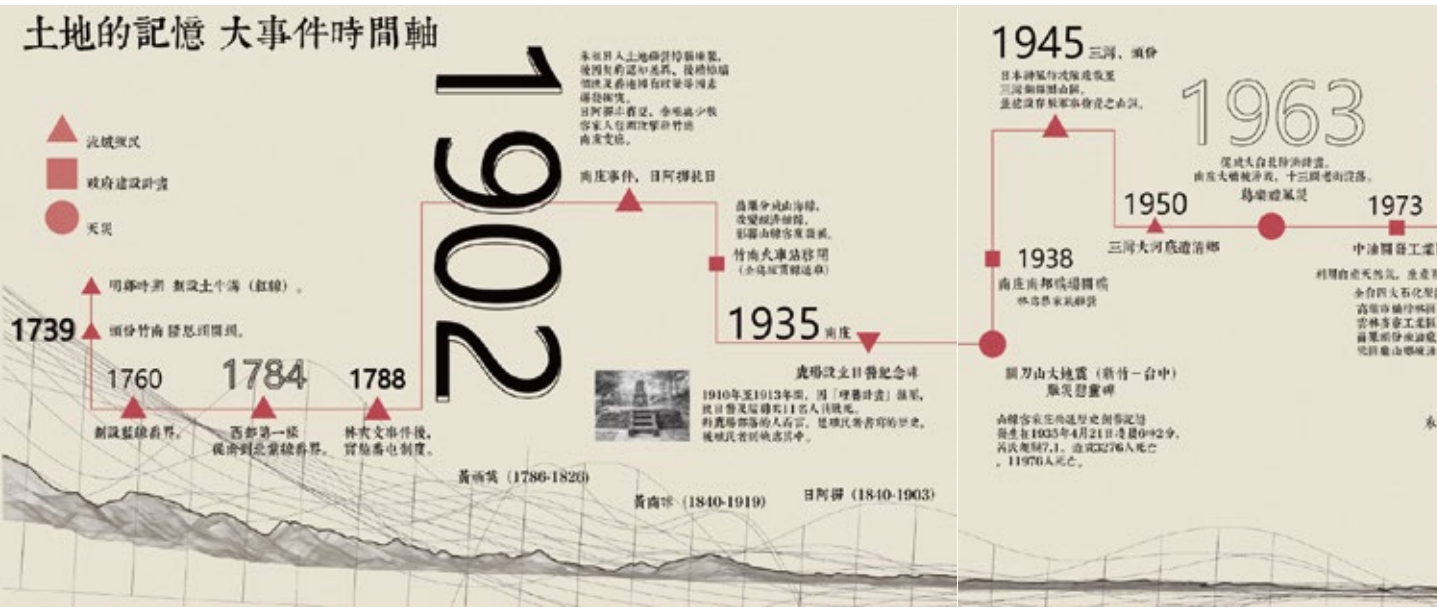
從下游溯游而上，中港溪流域涵蓋竹南、頭份、後龍、造橋、三灣、南庄，另外透過峨眉溪，與新竹縣北埔、峨眉、寶山等鄉鎮連結，主流長度約 54 公里（經濟部水利署，2017)。

以我們視角出發的中港溪流域敘事，主要以南庄、三灣、頭份、竹南為觀察，來瞭解河流與土地、人、生活的關係。

## 生活曆作為一種行動

農民曆為鄉村社會中，人民祭祀、農活的重要參考，以「時間」為主軸編排地方的日常活動。我們將翻轉傳統農民曆的想像，嘗試以「空間」為軸，梳理中港溪流域周邊聚落的地景與活動，將不同族群之祭祀、地方知識與作物生長曆，融合加入流域生活曆中，呈現中港溪的多元觀點與地景意義。

「凝ㄋㄧㄥˊ視ㄕˋ」




▲土地的技藝，中港溪大事件時間軸。繪：中港溪合作社

### (一)中港溪流域生活曆

a. 呈現不同族群、產業對於流域意識之間的觀點，嘗試提供一種對話平台

悠長的中港溪流域中，有著密集的工商發展、農業與觀光產業。部分鄉鎮中，族群混居度非常高，包含閩、客、賽夏、泰雅等。又過去農業社會時期，人與中港溪的關係較為親密。在人與土地、河流間關係逐漸疏遠的今日，我們意圖透過蒐集不同族群、產業與文化的觀點，尋回大家對中港溪的記憶。讓不同身份、職業的人們以中港溪流域為基礎進行不同視角的對話。

b. 節慶(氣)的生活劇本與作物生長曆

以各個月份為單位，盤點不同時間、節氣中，流域發生的活動以及人事物，以此為基礎建構一整年當中的流域生活劇本，紀錄正在變化或即將消失的中港溪，分類為流域中各項作物之生長曆、不同族群之祭儀與水利單位之工作期程等。

▲掃一掃看中港溪切片空拍。圖：中港溪合作社

c. 農業、傳統產業與流域文化訪談

我們將在中港流域中收集到的 20 篇深度訪談，依照其主題與屬性，安排穿插於適合的時節與月分中。讓翻閱流域生活曆的體驗，不只是具功能性的工具書而已，還兼具深度人文訪調的內容，認識與該月份相關之地方知識。

d. 倡議、行動與反思

在流域生活曆中，安排與中港溪周邊息息相關之政策與上位計畫。這些議題看似遙遠，但其實對於流域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我們企盼能透過編排，能促成與中港溪在地人們的對話，甚至投身參與規劃。

### (二)流域切片空拍影片與流域文化攝影作品

空拍，是我們往常無法獲得的觀察方式與視角。以空拍流域呈現地景，對誰來說都是難得的經驗。我們分別在上中下游選取多個流域切片進行。另外，也在踏查流域的移動過程以及訪談地方人物時，以攝影、錄影的方式記錄下珍貴的畫面。期望這些作品，能讓中港溪流域的人們看見地方之美。

▲中港溪流域生活曆。圖：中港溪合作社

Special Interview
校友洄流專訪

# 萬事萬物都是設計

# Everything is Design

Cheng-yi Shih
施承毅

採訪 葉庭瑜
楊竣宇
撰文 葉庭瑜
攝影 葉庭瑜

施承毅，Cheng-yi Shih

城鄉所碩士班 89 級的施承毅學長，目前於國北教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任教。大學就讀藥學系的他，是怎麼進入城鄉所，又漸漸確立發展志趣，創辦一博物館事務所，深入鑽研博物館學與策展設計呢？本期城鄉通訊，帶大家一探究竟！

## 從藥師到設計的三個「C」

五月末一個雨後的下雨，空氣中還嚐得到潮濕的氣味，我們第一次見到施承毅老師，準備與他進行城鄉通訊的訪談。微捲的頭髮、曬黑的膚色、還沒開口就已經帶著的笑意，施老師看起來和善而平易近人，一點都沒有教授的架子。談起求學歷程，令我們驚訝的是，鑽研博物館事務的施老師，大學時就讀的竟然是藥學系——不過那時施老師就對設計非常有興趣，也在一家室內設計公司半工半讀。畢業後考上藥師執照，也在藥局工作過，但仍對建築抱持熱情，後來決定就讀研究所時選擇了城鄉所，施老師說，雖然這裡不教設計，卻是教導「影響設計長成的土壤」。

對施老師而言，城鄉所的同學也非常特別，大家除了就學外，也有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所以常常見不到人。有些人可能正在參與社區營造、當立委助理、投身女權運動等等，同學的發展與興趣十分多樣。這樣的氛圍中，讓施老師能享受與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互相學習的過程，也能對建築、設計有反思，從中思考更多的可能性。施老師認為，不管是同學或師生之間的交流，「詰問」這兩個字非常關鍵，這個想法大大影響了他現在

的工作。加上那時遇見城鄉所外的許多投入田野事務與社區參與的老師（施老師稱他們為「風清揚」），提點他必須跨越學術的隔閡，如果一直吊書袋，就表示並沒有真正讀懂理論概念；考驗在於，如何將所學轉化成老嫗能解的語言，這樣的提醒在施老師心中種下了種子，也與他現在的策展工作息息相關。

那麼三個「C」到底是什麼？施老師認為，做策展有三個重點：Critical、Curatorial、Creative。首先要能看見關鍵議題；接著要怎麼分析議題、轉化內容成觀眾能了解的語言、或者如何設計空間與展示媒材等，都非常重要；最後則是創造力，什麼才是最好的呈現形式，需要透過不斷思考才能得到結論。而這三個「C」之中，城鄉所能夠給予助力的是前兩者，因為那時老師帶學生做的都是真實的案子，比如實習一時，在陳亮全老師帶領下投入了木柵明興社區，或者參與基金會的案子等等，都能從中獲得難能可貴的經驗，培養掌握關鍵議題與分析轉化的能力。以文山區明興社區的防災社區經驗為例，施老師說，在這個實習中有真實的基地與住戶，能夠實際的討論有哪些防災資源、民眾可以如何參與防災，看似與設計沒有關係，卻能從不同的角度認識社區，並從中長出規劃設計的想法。

談到實習，除了明興社區外，施老師與同學們曾聯合淡江建築系同學，參與淡水殼牌倉庫工作營與競圖。後來決定延續這經驗，繼續將淡水殼牌倉庫的規劃再利用當成「實習三」的內容，而非選修既定的實習三課程。這也展現了城鄉所對於學生選課的彈性。此外，在寫論文時，選擇投入宜蘭二結王公廟的研究，從這次的經驗裡，施老師體驗到身為研究者與社區之間的關聯性，無論參與的深淺長短，應當仔細評估之中的倫理問題，不管這樣的經歷在社區引發了什麼漣漪，對研究者而言，都是寶貴的學習歷程。對正要選擇論文研究方向的學弟妹，施老師從自己的經驗談中提出三個建議：認為首先要對題目有感情、有熱情；第二要理性考量，有沒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在期限內完成？最後則綜合考量以上兩點，面對現實的限制，不要做太保守的決定，而是試著走出舒適圈，並勇於挑戰自我。無論如何，論文能做自己喜歡的題目是很棒的事，而且也是一種投資，回首自己的論文歷程，施老師認為那時在二結的經驗，幫助他未來能去挑戰更廣大的世界。

## 影響一生的三個「蘭」：宜蘭、荷蘭、英格蘭

在城鄉所的三年多時光，宜蘭經驗帶給施老師難以磨滅的深刻影響，不管是碩一到宜蘭的迎新小旅行，又或在二結投入的時間與心血，都成為他成長的土壤。從這個起點邁步出發，施老師在畢業後決定繼續研讀設計，申請上荷蘭安荷芬設計學院則是一段新視野的開展。在這裡，施老師遇見了各個設計領域的人才，也體驗到荷蘭的設計題目——與施老師談及的城鄉所實習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荷蘭的設計課程中，題目都非常入世，貼合各種社會議題，比如為單身未婚者、難民設計，或是為當代議題設計，例如永續發展等。學生必須自己決定設計的形式與呈現方式，給予極大的自由外，也考驗著學生對議題的掌握與分析能力。

施老師自言，在安荷芬時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開始改變他的一次經驗，是到印度參與一個以四百年的手工藝，為當代生活設計。在西印度 Kutch 地區，傳承著印染的手藝，技術複雜而作品精美，卻苦無買家。這樣的工藝該如何產生當代的設計形態？與傳統文化的關聯又是什麼？再一次次與工藝師的討論與合作中，施老師理解到設計思維、藝術展示、詮釋與市場的重要性。由於社會型態的改變，手工藝漸漸失去市場，消費的速食傾向使人們不再把目光投向慢工費時的工藝產品，工藝品從日常用品變成只能觀看的藝術品，甚至與當代生活與美感漸行漸遠。在印度，施老師與同學團隊們從學習這項手工藝開始，最後開發出使用碎布製成的野餐墊、百納被等產品，再由當地合作的 NGO 團體銷售販賣，印度的歷程讓他與藝術展示結下不解之緣。

從荷蘭畢業後施老師回到台灣，進入了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現為台灣設計研究院）任職，那時正興起一股舊工藝產業新生的浪潮，他便順勢參與台灣版本的工藝新生，催生了今日「工藝新趣」計畫。施老師特別提到，因為當代生活型態的改變，許多工藝產品不再適用，比如因應宗教信仰而生的工藝技術，在現代社會中逐漸受人們忽視。然而這些特有的工藝不應就這樣凋零、逝去，我們必須思考能為這件事情做點什麼。

接著施老師轉往漢聲雜誌社任職，雖然時間不長，但觀摩學習到如何更深入調研、排版，如何把書當成作品來創作，對施老師而言是影響後續的重大轉變。雖然以往也做過大大小小的展覽，然而卻是從這裡開始決定要做「博物館」這件事。同時，施老師意識到當代博物館必須經歷改變，不能只是純粹的物品展示，而是能「說故事」，發展當代意義。這樣對展品本身內容與脈絡的重視，正是受到注重內容呈現的漢聲雜誌所啟發。自此，施老師決心投入博物館，在漢聲雜誌工作結束後，和朋友共組工作群策展，延續至今。團隊成員各有各的工作，卻仍撥出工作之餘時間投入，每年同伴們竟也辦了一至兩檔展覽，不停推出一場場精彩的與設計或城市主題相關展覽。施老師說起這段經歷，聲音裡都帶著難以掩飾的熱情，也間接促成他最後決定前往英國研讀博物館學。

## 萬物都是設計

那麼在施老師心中，設計是什麼呢？博物館展覽設計又有什麼不一樣？「萬物都是設計」，施老師說，設計應該是一件全民都可以理解的事。日常生活中，設計無處不在，從空間的尺度、播放的音樂、擺放的傢俱，到人們的衣著等等，人們應該從觀察環境、體認身心靈需求中，理解設計這件事。其實施老師從藥學系的經歷中反思，人類不應過度依賴藥物，也不應一直採用對抗療法，或與應當借鏡傳統醫學方式，從中體會人與環境的關係。

咦？藥物、療法，又與設計有什麼關係？既然萬物都是設計，那麼道理也有相同之處，施老師認為在策展這個領域中，他看事情的角度就像中醫之於西醫的差

▲西印度Kutch地區織品印染。圖：施承毅老師

異，不再是硬梆梆的抵抗，而更強調多樣性的包容呈現。不同策展人會有不同的規劃方式與喜好，在施老師眼裡，那些形式美感、抓人眼球的造型與文字，並不是需要抵抗的對象，反而應該成為廣納學習的目標，但是需確保整個展覽的核心仍保有策展者最想傳達的理念。世間萬物皆可與之對話，縱使是不那麼認同的人事物亦然，把自己的力氣花在最想做的事情上，一場注重脈絡、詮釋、包容而親民、誘發人們「參與」（而非僅只於「看」），得以體察事物與自身之間絲縷關聯的博物展覽，正是施老師實踐至今，也將持續追尋的目標。

Special Interview
校友洄流專訪

# 公部門的規劃實踐

## 陳俐君 對談

採訪 葉庭瑜
楊竣宇
撰文 楊竣宇
攝影 葉庭瑜

楊 在鄉公所是有地政或規劃的單位嗎？掌握了哪種規劃的權力？學姊是擔任哪種職務？

陳 到口湖鄉公所服務之前，我對那個地方其實完全沒有概念。我的論文關注的是東北角偏鄉漁村，對台灣另一端、台西地區的偏鄉漁村，我很陌生，到口湖對我來說是意料之外的。鄉公所的編制，比起中央單位甚至縣市政府小很多。口湖的建設經費多半仰賴向中央部會例如營建署或是水利署爭取預算，可以說，口湖鄉公所算是公部門的最末端，沒有規劃單位，而是例如鋪馬路、大排邊坡養護等等，屬於執行預算的業務單位。

至於鄉公所掌握的權力，我覺得權力分很多種。口湖是個很奇妙的地方，它鄰近北港最有名的朝天宮，形成某種意義上的地方派系，而朝天宮的主委就是我當時的鄉長，必然會有一群人掌有一定程度決定地方事務的權力。另一方面，基層的公務員其實就是負責執行任務，很難說掌握權力。例如，我到鄉公所的時候，是公所唯一能夠看懂建築圖說的人，他們大概已經有一年的時間沒辦法核發建照，我當時主要的任務包括把這些申請建照的案件清掉（核發建照）。那些送審案件多是農舍、有的是太陽能設備場，往往受到關切，作為一個人生地不熟的菜鳥公務員，審查意見相對得委婉，似乎沒有權力可言。

如果談鄉公所建設的性質，一開始會覺得困惑的地方是，這些建設基本上都是由地方民代自己經營的營造廠承攬，當時會認為這是一種權力掛勾。不過這幾年再

回頭想，口湖那麼小的地方，能夠分配到的資源有限，地方的人、地方的資源以他們可能的方式投入在地建設，其實無可厚非。我們想像的地方派系一詞好像跟利益充滿掛勾，但在每個階層都有各自的利益存在，只是這個利益並不單單僅是選票或金錢，鄉公所也並不僅只是為了地方派系服務。在口湖服務期間，經歷了九合一選舉和中南部禽流感大爆發，我在當時同事身上認識到小地方公務員的使命感與侷限，也讓我後來在思考地方事務和決策時有更多層次的視角。

楊 那學姊從口湖鄉公所、都發局到營建署的經驗裡，有看見哪些差異嗎？在營建署或都發局這種大型公部門，在規劃上的角色或目標，應該與口湖有很大的不同？

陳 從資源相對匱乏的小鄉公所、到權管首都再發展的更新處，再到統籌國家整體規劃與建設的指導機關營建署，當中的差異其實就是想像中的城鄉差異。就像剛剛提到的，鄉公所需要向上爭取預算才有建設經費，因此我在公所也要寫計畫書爭取預算，寫計畫書其實不難，有點像現在你們寫的小作業，但對鄉公所同事來說並不簡單。記得有一次鄉公所前輩帶我北上營建署開會爭取預算，會後前輩跟我說，如果有一天你到營建署的話，要體諒我們這些不會寫計畫書的單位，不要因為計畫書寫不好砍我們的預算。我當時心想，我怎麼可能會去營建署，我頂多去門口抗爭啊……

2014 年九合一選舉後，台北有了新市長，那時候的我對所謂新政治充滿期待，心想台北應該是個比較可以發揮的地方，就想辦法要回台北工作。

楊 那進去之後有符合你對新政治的期待嗎？

陳 柯文哲市長有一項重要政策是透過公辦都更，更新台北市老舊整宅，而我進都更處主要負責的業務就是公辦都更。至於有沒有符合期待？在整個市府團隊都很「衝」的氛圍下，自己還是有可以貢獻的地方。但一件事情要能夠達成目標，單靠個人的滿腔熱血是不夠的。作為治理機器的一小部分，一個人的層級、經驗都有限，我當時算是學習很多，但也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

葉 是覺得新政治的改變不夠嗎？那如果覺得改變不夠的話，學姊認為怎麼樣的做法是好的？

謀求更高的職位或是從外部嗎?

陳 新政治在他當選的時候就已經是一種改變了啊。有一本書叫做《基層官僚—公職人員的困境》,讀過比較能理解基層公務員的處境。「改變」不是說要去影響或翻轉什麼事,我講的影響力可能是某種程度上的貢獻,不見得能以職位高低來決定。例如,公辦都更有規劃、招商的階段,但也必須進入施工階段,也就是實際要建築起來的階段。以一般的都市更新來說,過去都更處主要業務就是審核容積等等,前期規劃工作,後續執行端的部分還是由建設公司來執行。公辦都更的意思就是,公部門要自己把房子蓋出來,而不是靠民間的力量。公辦都更的案件多是因為民間無利可圖,很難進行都更,因此政府得帶頭示範。在都更處承辦公辦都更政策的過程,察覺當時的團隊對規劃後續、也就是建築工程管理階段相關經驗較不足,決定要去可以更深入建築管理或工程實務的地方,所以後來就到營建署去。

我現在服務的單位是營建署建築工程組,性質類似中央政府專屬的建築師事務所。如果其他中央機關沒有建築專業的人力編制,但有建築工程需求,就可能找我們代辦。我們有相當的經驗和機制,可以提供合作平台,透過管理建築師以達成業主(其他中央單位)的需求。

對「改變」這個概念的態度,我現在的想法是:去調整讓某一件事,讓它可以接近、達到我期待的那個狀態,而不是去顛覆它。

葉 在建築業界裡面,像是建改社這些團體,好像很多人都對台灣的公共工程、採購法有很多比較批評。如果以一個公務人員的角度來說,會怎麼去看待這些批評?

楊 比如說最低標、評審不公開、有些標案要求一定要國外明星建築師配合、國內外建築師設計費同工不同酬之類的。

陳 現在公共工程很少單純採最低標了,評選委員也是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要提出說明。至於建改社,我認為每一種組織其實都是一種利益團體,我們要看建改社提出這些訴求的時候,是爭取誰的利益?其實就是判斷這件事情而已。

葉 好像很多接過公部門案子的建築師都說,以後不要再做公共工程。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建築師們好像認為做公共工程容易有很多訴訟?

陳 我的立場是,我對公共建設有使命,我得在我的角色上做好溝通或是監督管理。假設今天有位公務員嚴格把關某件工程,他的廠商可能會不高興,但這個作法可能比較符合社會的期待。我們可以先想我們對政府是怎麼樣的期待,然後去想這些期待由誰來把關,再來思考業界的這些批判,或者是他們的出發點是在捍衛誰的利益。進一步說,作為一個建築從業人員,可能會覺得公共工程預算偏低是一種對建築師的打壓,可是我建議反過來思考,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會期待編列高昂的預算興建很豪華、高規格的辦公廳舍嗎?可能也不會。這些都沒有那麼絕對,只是說每個角色都有各自的立場,在聽到一個團體提出批判的時候,進一步想想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

楊 城鄉所跟其他規劃系所有些價值立場上的差異，學姊在規劃領域的工作上還會意識到這件事嗎？對於執行專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 一開始我會害怕說我是城鄉所的，尤其是我在更新處的時候。因為我的同事大部分都是來自成大都計或是其他規劃系所，城鄉所的角色好像不是局內人。城鄉所自己好像也有一點鄙視公務員吧，哈哈哈。我考上公務員的時候，還有同學告誡我：「雞蛋跟高牆，你要記得站在雞蛋這邊」，好像預設我進入公部門就會站在高牆那邊。但我知道自己心中有一把尺，不需要別人提醒我要站哪一邊，而且這個社會上誰是真正的弱勢往往難有定論。我覺得我們應該去理解，每個角色都有在他那個位子上所要面臨的困難。

楊 學姊未來會想要持續待在公部門，還是去執業？

陳 我也還在思考接下來要往哪裡走。畢竟公務員還是有公務員的限制，就算我知道隔壁單位的同事在審查北宜直鐵或其他爭議的案件，我很難去參加抗爭或是介入那個議題，沒辦法那麼自由的去選擇。如果有一天卸下公務員的身份，或許就能夠比較自由的去進行這些事了。

---

## 陳俐君

2018 中華民國建築師國家考試 及格
2018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國家考試 及格

2014-迄今
內政部營建署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2014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畢業

# 對談：林家暉
# 建築與城鄉？

採訪 葉庭瑜
楊竣宇
撰文 楊竣宇
攝影 葉庭瑜

「建築」在城鄉所內一直是個模糊、曖昧、矛盾的領域。我們的訓練不同於主流建築學院，在建築圈中也常被視為另類角色。被區分為所謂專業與非專業的城鄉所同學們，如何在懵懂之中，摸索「建築與城鄉」……？

因著建築相關課程的需求，以及工學院即將成立的「建築設計學分學程」，城鄉所新聘了原先在文化大學建築系任教的林家暉老師。林老師的研究專長包括建築史、建築與都市理論、後殖民批判及理論、亞洲建築與都市化論述、博物館與展覽等，未來也將在城鄉所開設相關的課程。■

## 林家暉老師小檔案

**學歷：**
PhD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碩士

**經歷：**
2017-2020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與城市設計系 專任助理教授
2018-202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2014-2016 馬來西亞泰勒大學 建築與設計學院 講師
2009-2013 Sessional Lecturer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三個描述自己的關鍵字：# 食物 # 肥胖 # 建築
最喜歡的顏色：黃色
代表自己的動物：袋鼠(編 os: 是因為澳洲嗎…)
平常的休閒興趣：看理論的書(編 os: 興趣 ?!)
最近的煩惱：七個月大的小孩(編 os: 那可能真的很煩腦)
推薦書單：Michel Foucault《性史》；Roland Barthes《艾非爾鐵塔》

**理論教育的省思**

葉 林老師將建築史與建築理論作為研究領域的機緣是什麼?

林 某種程度是我在念碩士班時的影響。我一路都是建築訓練的背景，唸大學時很喜歡做設計，現在也很喜歡。但進入碩士班之前一直是夢想著自己可以開業，朝設計方向走。但近了碩班之後受到施植明老師的影響，包括設計方法論還有很重的建築史論訓練，再加上我對於建築理論一直以來都有興趣，那時就開始接觸主要是建築理論的相關研究。後來因緣際會出國深造，就朝建築史與建築理論的方向走了。

葉 我本身也是台科大建築的學生，施植明老師的研究生好像是別具風格的群體，老師能不能談一下這個研究室?

林 施老師的研究室很要求所謂「批判性的思考」。我進入到台科大之後感覺到跟大學時期很不一樣的訓練，壓力很大，是個全新的領域。第一，我們去讀的這些文本或是要操作的案例，大多都是外文的；第二個是，開始要從抽象或理論的面向去思考建築與空間。跟我們以前在大學時設計課直接接觸到的造型或形式，其實是反向操作的。那時開始思考，所謂的設計方法，或怎麼從一個哲學、理論來與空間和建築連結。

葉 老師對於大學建築系在進行建築設計教育時，幾乎不提理論，有什麼看法? 還是覺得理論與實際設計操作是有一定差距的呢?

楊 會覺得做設計出手之前，必須有理論的高度嗎? 或是做設計時需要思考自己的設計會被放在哪種理論脈絡裡嗎?

林 這問題滿複雜的，我可能會分成幾個層面來講。第一，大學的 level 他訓練的目的其實不太一樣，尤其是傳統的建築系，他第一個是要把基本工具交給學生。理論操作太深奧，如果基本功夫（空間的造型，設計操作的手法…）還沒辦法讓學生可以運用，直接把相對抽象複雜的方法論交給學生，是會有問題的。以我目前對於台灣建築教育界的了解，理論課程常是被包裹在所謂的建築史、或都市發展的課程裡。

第二個面向我覺得是大環境的問題。我自己在台灣受了基礎訓練，然後去到國外接觸到的教育。比較之下，比較偏人文學科或者質化的訓練，台灣還是相對弱勢的。換句話說，它沒有很充分地被重視。在招生壓力與所謂教學績效的考量下，這種科目常會被犧牲掉。所以很多正統的建築系所會把力氣放在建築師考試會考的科目上。

就以台科大為例，很多兼任設計老師現在也不太強調設計理論，僅強調空間經驗。如果用比較實務的觀點來看，很多事務所也有自己設計的性格。所以不見得所謂的設計理論這樣的議題會浮現到檯面來。

楊 **城鄉所建築課程的開設**

老師原先在文化和台科大的建築史和建築理論，有預計在城鄉所開嗎?

林 有啊！下學期開始就會開《當代建築》。雖然我都跟人家講我是「史論」背景的，但我的教學和研究其實還是比較偏重於理論這一塊，所以我常說我是「論史」不是「史論」。建築史論其實在教學或者課程上有幾種方式，我也會在所上嘗試。

第一種就是從理論入手，我在下學期會開一門全英授課的課程，從理論出發，再用案例驗證。這種方式對同學來說會有點壓力，但在操作上會設計的比較容易消化。先講完重點後，用影片、PPT 或其他比較輕鬆方式來教學。

第二種就是剛剛講過的，會包括在歷史裡面。下學年上學期所開的《當代建築》就會是這種方式，這門課會講戰後至今的建築發展，包括代表性的作品、建築師與建築思潮，這會是一個比較入門的方式。

葉 所以會開設兩門課?

林 對，我必須支援工學院建築學程的建築設計課程，所以要再過一年後才會加入實習課的教學。剛剛提到英文授課，很多同學可能覺得很有壓力。我出了國才體會到台灣學生雖然從小學英文，但出了國都不敢用。比起其他國家沒受過正統教育但是反而不害怕英文的人，會更加沒有競爭力。所以我常會在課程中用英文，但不會把英文程度做為評分標準，用意就是讓同學們看到英文介面不是那麼害怕，那就達到我目的了。

理論課已經夠抽象了，用英文授課有相當難度。讓同學消化還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也會適當的調整出一些彈性，主要還是要讓同學吸收。希望不要因為全英文授課就沒人來修課。

楊 在城鄉所建築或建築設計，好像比較沒那麼被看重，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這樣覺得？即便所裡有開建築設計課程，但就對於一個建築系大學畢業生來說，感覺好像比較少**討論建築這塊**？

葉 應該說是，完全沒有討論吧。

林 所其實也有感覺到這件事，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被找進來。如果用建築的術語來說，我其實很期待進來之後，讓城鄉所從空間更靠近場所一點；從理性靠近感性一點；或從自主參與的訓練的基礎下，還能多一點形式、美學的考量。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而且我相信這樣的期許應該不會違背城鄉所的方針。

楊 老師剛剛提到的當代建築課程，是會像建築系的近代建築史課程，一路從戰後講到當代的大師這樣嗎？

林 這個問題我用我在墨爾本大學教書時，對建築史教學的分類系統來回答。一般來說建築史教學會分幾個部分：

第一，西洋（世界）建築史。從史前或早期文明到新古典、巴洛克或洛可可。這就是所謂 的 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西方的建築古典語言。

你剛剛問的，通常是第二跟第三階段，在台灣通常會被合併為一門課叫做近代建築史或現代建築史。但比較嚴謹的區分，會有另一種分類，也就是第二種，19 世紀的建築發展：它主要在歐洲發生，很大一部分叫做「歐洲建築發展史」，它接觸到戰前就有的，早期現代主義的發展。現代主義其實相對單純，強調機能跟形式，比較容易跟同學們解釋。第三種就是，近代（或現代）建築史，講戰後的建築發展。

開《當代建築》除了由相對單純的機能主義開始討論之外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希望所上的同學能夠多向建築靠近，比較直接的把很重要的人或建築或空間思潮介紹給同學。

我現在在文化大學，每次有高中生要來面試的時候，常常問他說有沒有喜歡的建築師，十個有九個半會講安藤忠雄。那真正問他說喜歡安藤忠雄的建築物的哪裡，也答不出來。所以很希望我們以後的同學至少以後畢業出去，可以不要像這些高中生這樣。

葉 哈哈，講出安藤忠雄以外的名字嗎？

林 不是啦，你跟人家講安藤忠雄，至少要回答安藤忠雄受到誰的影響，對他的這些建築有什麼想法。因為當代建築談到的建築師，很多都還活著，他們的作品或對他們的批評，都還沒辦法下定論。《當代建築》這門課，是不要讓同學被所謂的建築史或是理論這個很沈重的十字架壓得喘不過氣來。這門課不會講什麼是對的或錯的，而是在解釋，用什麼手法解決什麼樣問題。

**後殖民與亞洲建築、城市的研究領域**

楊 老師的研究領域有亞洲的建築都市理論、後殖民、博物館和展覽。剛剛提到的課程都比較像是西方的建築史，那課程與這些專業領域的關係是什麼？

林 其實我開的這兩門課還是跟我的研究領域很有相關的。我碩士的老師——施植明老師他在近幾年來帶的學生，在所謂理論檢視的案例上，很多也選擇在台灣或亞洲。理論這個領域有個很大的問題——如此強烈的歐洲中心的色彩，能不能在亞洲被當作是有效的工

具？建築理論有個悖論，但也沒有說對或錯，就是理論沒有一定要被套用在特定的脈絡之下。有些人會覺得例如西方建築理論怎麼可以拿來檢視中國的建築發展？這個東西也關係到近幾年來所謂的「後殖民」觀點，所謂的東方有二種畫面：真實的東方以及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在我開的課裡面，有在回答這樣的問題。《當代建築》就是從建築案例，追溯空間發展的背景脈絡。另一門課是講後殖民理論跟亞洲當代建築與城市的再現，這些理論有些強烈地受到西方影響的色彩，有些是西方以外的思想家，對西方知識論的反思。了解這些理論的重點之後，反過來檢視它在亞洲城市或者建築上的運用。

葉 這兩門課有承接的關係嗎？有須先上哪一門在上哪一門，或是對於建築相關或非建築相關的同學，有建議或限制嗎？

林 其實沒有，這兩們課可以各自獨立。這幾門課在我的教學生涯中其實都已經有被測試或發展過，它們不是不成熟的課，有一定的基礎在。

**關於城鄉所實習課……**

葉 老師怎麼用建築的角度，來看城鄉所實習課？對實習課有什麼期待，會想進行調整或改變嗎？

林 這是一個好問題，我以前念台科大時就有來台大聽過課。實習課對於城鄉所是很具代表性的訓練，但它有一個灰色的地帶，它的目的性或訓練的方法，常常造成所裡面老師跟同學們的一些，嗯，討論？

楊 反感。

林 哈哈哈，我現在還在了解並且思考說當我involve在實習課裡應該要有的態度。我其實不能很明確地告訴你答案，但我的感覺是，如果我們三個都是建築背景的學生，可能有個共識就是會把實習課跟設計課 studio 來做比較。如果用那樣的gaze來看，會有個落差。但它又脫離不了 studio base 的架構！這是我覺得很 tricky 或弔詭的地方。長期好像無法「解決」？用解決這個字好像不太精確，但我想不到其他字。studio base 這種課的一個重點就是他不能純理性客觀，一定會有個人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無法白紙黑字的落實成一個教學活動的規範。但學生常常問，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你們用什麼衡量我所習作的東西？確實就學生的角度來說，白紙黑字寫下來還是一種能夠給他們安全感的方式。這個問題，很抱歉我沒辦法給你確實的答案。但我能夠了解到你們想問的，我一直在思考中。

葉 換個角度問好了，老一輩城鄉所老師很喜歡強調跨領域合作，這個就是在實習課裡最明顯的想要被訓練。想問老師怎麼看建築專業在規劃中的角色？

林 分兩個層面回答。

第一，理想的：多方合作和參與式的規劃設計手法，在這個社會上是需要的，而且可以更多面向或全面的解決問題。但是第二，我相信你們應該有感受到，現實絕對不是這樣的。跨領域就是跨領域，會有很多衝突。建築系的學生在實習課裡面可能很快就會用空間的角度或術語、手法來進入到分析裡面。非專業背景學生可能就需要摸索，這就會造成衝突或摩擦。如果同學又很在意成績，要去思考老師到底想要看到的是什麼，這些摩擦就是必然，沒有辦法解決。這沒有對錯問題，有沒有解決方法我還在思考。

但我想用後殖民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批判需要有立場跟 position。希望我來所裡面，除了理性分析與批判思考之外，還可以帶來美學的、感性的一點點能量。很多事情如果沒有選邊站，沒有特殊立場，最後就會迷失方向。要選擇一個立場！

**在城鄉所的研究方向**

葉 老師有沒有想指導哪些研究的方向？

林 沒有預設什麼立場，不過我能夠幫上忙的，還是要跟我的訓練有關係。王老師常說指導老師除了指導的關係之外，能夠相處還是很重要的。我的領域包括建築史跟建築理論、

設計方法、社區參與、歷史建築維護的理論（但實務較弱一點）、亞洲城市空間再現、建築形式的發展、博物館空間、展示性空間等等。

老師近期有沒有主要的研究方向？

我博士畢業後的研究方向是，建築理論跟亞洲城市之間的關係，包括如何以後殖民角度閱讀空間（除了帝國軍事政治之外，也連結到近代全球化）。

另外還有剛剛提到的博物館化。博物館化舉例來說，就好像一個城市原本不是博物館，但出現一個博物館的機能與意象。又好像建築物在展示性上對城市產生影響，建築物變成一個城市的展示品，把城市博物館化了。例如：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裡面展什麼對很多人來說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在建築形式上的展示性影響並改變了畢爾包這個地方。最近亞洲很多城市也出現很多這樣的現象。

# 美國疫情生活、去全球化與城鄉所
## 與王鴻楷老師的閒聊時間

採訪 葉庭瑜
姚麗金
撰文 姚麗金

我們利用 Google Meets 與王鴻楷老師進行了越洋連線訪談。因為新冠病毒（COVID-19）的疫情，老師和師母兩個人滯留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郊區的家裡，暫時無法回台，也不敢去紐約看自己的兒子一家人。截至 6 月中旬，聖路易已經有五、六千人確診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有五百多例。老師似乎也納悶這個居住密度並不很高的城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確診病例。這天訪談的話題，也就從疫情開始。■編

葉 王

為什麼 COVID-19 疫情在美國這麼厲害？

一方面是美國總統川普決策的問題：去年 11 月就有人警告他有病毒來襲，但直到今年 3 月他都沒有採取切實的抗疫措施。我叫他瘋子，「川癲」。他是極右派的美國優越主義者，不相信科學，認為氣候變遷是假的、是中國捏造的（未免把中國想得太厲害了！）；他讓美國退出很多國際間限制核武、舒緩氣候暖化等等重要條約。我認為他當美國總統，是全世界的大災難。

還有就是美國人很喜歡作樂，難以保持社交距離的群聚式活動很多；加以川癲認為戴口罩是「弱者」的表徵，是很沒面子的事，這迎合了一部分原來就不喜歡戴口罩的美國人。前陣子一個非裔男子 George Floyd 在 Minnesota 州的 Minneapolis 因警察暴力執法而冤死，致使美國（甚至一些其他國家）各地大量民眾上街遊行反種族歧視。一些專家預測，這些遊行很可能會使未來的疫情更加嚴重。

葉 王

生活多大程度上受到疫情影響？

3 月初開始居家隔離，呆在家中，沒事不許外出，並須保持社交距離，但可

以去超市買菜、去藥局買藥或作戶外運動。所以我還是儘量在天氣好的時候出門走路，否則實在太悶了。我們偶爾也會去看看也住在聖路易的兩個女兒家人和孫子女們，可惜見面時也只能保持距離打個招呼，還戴著口罩呢！

▲王鴻楷老師與家人。圖：王鴻楷老師

葉 老師覺得採取什麼措施有利於控制疫情的負面影響？

王 為了刺激因疫情而萎縮的消費、救經濟，美國發救濟金，台灣發振興三倍券，大陸港澳各地也都發消費券。但是我認為效果應該都不大，因為發放的總額佔 GDP 規模的比例有限，而且作用是短暫的；而各國的財政負擔卻因此加重不少。美國的國債原來就高到嚇死人，現在更慘。怪來怪去就是川癲把疫情不當一回事。聽說北京那邊疫情又似乎惡化，不知道算不算是第二波，希望能很快控制住。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各國合作，採取各種辦法加快疫苗的研發與生產！

葉 有人說這次的疫情加速了「去全球化」趨勢，老師怎麼看？

王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全球化」這個詞的意思不太準確。我認為近四、五十年來如火如荼的全球化現象應該不會因這次的疫情而停止。比較可能的發展應該是全球化方式的調整，也很可能會縮減速度與規模。供應鏈應該也會重新組織，以另一種形式運作，譬如，實體的製造會以網絡、人工智能等成本更低廉的方式來解決。疫情對全球人口的流動以及旅遊方式的影響非常明顯，很多航空公司已經因此破產。這些當然都影響全球化的運作。

葉 川普的應對措施是減少對外投資，增加國內生產線？

王 這是川普最大的希望之一。川普是生意人，什麼事都當生意來做。這種作法對美國短期的經濟發展、就業提振應該有點幫助。

川普上任沒多久就要和中國算進出口貿易差額的賬，和中國打貿易戰，增加關稅和各種限制。中國改革開放後在經濟、商貿、政治等方面對世界的影響力以驚人的速度提升。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霸權心態，美國對中國崛起所採取的敵視態度，並不讓人意外，但像這樣把所有問題都當作生意來處理，就大有問題；當然也顯示了川普的思慮膚淺與眼界之狹隘性。

葉 那麼接下來聊聊城鄉所，老師在城鄉所有什麼遺憾的事情嗎？

王 城鄉所追求的是「專業的通才教育」，主張跨領域的知識交流與合作。但我們從土木研究所交通組出走，獨立成所，然後侷限在工學院。工學院把我們視為怪胎，直到我

▲王鴻楷老師與家人。圖：王鴻楷老師

退休時，二十幾年來都如此。其實城鄉所在招生的時候就故意選擇多元背景的學生，希望通過實習課來讓大家彼此學習、交流，讓一些觀念受到挑戰，得到改變。因此當時我們希望能夠離開工學院，和其他有意願的系所共同組織一個跨領域學院。我們還想過學院的名字，或許就叫作「永續發展學院」。這件事夏老師也想做過，但是沒有成功。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我還是希望繼續推動，這是城鄉所發展的大願景！

葉 您覺得城鄉所這幾年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王 現在對城鄉所比較擔心的事情是財政困境：聽說想要請一兩個兼任老師開課，錢都很吃緊；學生的工讀金也有所縮減。原來的城鄉研究基金會即將被“轉型”為資訊交流平台，這對所的財務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很可惜；本來基金會與所是良好的合作關係，基金會收入的一部分可以流到城鄉所來，那邊的一些規劃 / 設計案子也可以當作所的實習課案例來做；學生如果對基金會感興趣，也可以去基金會實習。基金會其實應該繼續存在。因此，我希望《城鄉通訊》可以發揮向所友們募款的功能，呼籲大家踴躍捐輸。

---

王鴻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都市計劃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榮退教授，研究領域為都市規劃、都市空間結構、土地使用、規劃理論。

# 先射箭，再畫靶：行動派的操作

## 觀樹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洪粹然

▲由觀樹基金會發起，成龍濕地居民共同參與的造橋行動
以上圖片均為紀錄片《被淹沒的回憶之路：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術計畫十年的故事》截圖

撰文 姚麗金

4 月 14 日（二）的實習一課程，邀請到了觀樹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洪粹然擔任講者，分享過去觀樹教育基金會在成龍濕地等地的行動經驗。「觀樹教育基金會」是由華碩電腦董事長施崇棠先生為了落實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於 1999 年 10 月 20 日私人捐助成立。自成立以來，適逢台灣鐵路舊山線苗栗段存廢問題，也是觀樹教育基金會初次接觸「環境教育」，並隨即將「環境教育」視為觀樹教育基金會可以戮力以赴的重要工作，直至今日。

在認養台鐵舊山線苗栗段項目裡，觀樹戮力舉辦了系列社造、旅遊等活動，這些活動能在節假日吸引到八千左右的人次。項目後續還延伸出丫箱寶（木鴨彩繪）、鴨間稻等在地特色產品，其中，鴨間稻的生產、包裝到消費鏈條為地方帶來的就業機會，並有效影響了小包裝米、有機稻市場。這個案例不乏讓人思考這是在消費文化資產還是保護文化資產的問題，不同於由下而上的社造，這似乎是由上而下。

2009 年觀樹進駐因海水倒灌而無法復耕的成龍濕地，開啟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術計畫十年的故事。為了促成社區學習參與，觀樹和在地學生一起開辦三代班之偵探社，通過生態調查的形式，促成社區民眾參與融合。而後開啟藝術家駐村計畫，邀請駐村藝術家和在地民眾一起，利用可回收、可分解的材料，共同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環境藝術作品。這個計劃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在地人士參與到作品創意、製作與維護之

中，實現人與環境的對話。另外，觀樹還借用「故鄉稅」的概念，鼓勵集中在都市的居民將供城鎮發展使用的「住民稅」繳回人口流失鄉村，促進城鄉平衡，並且用「回禮」（鄉鎮紀念品）一邊鼓勵大家進行故鄉納稅，一邊鼓勵各地發展當地特色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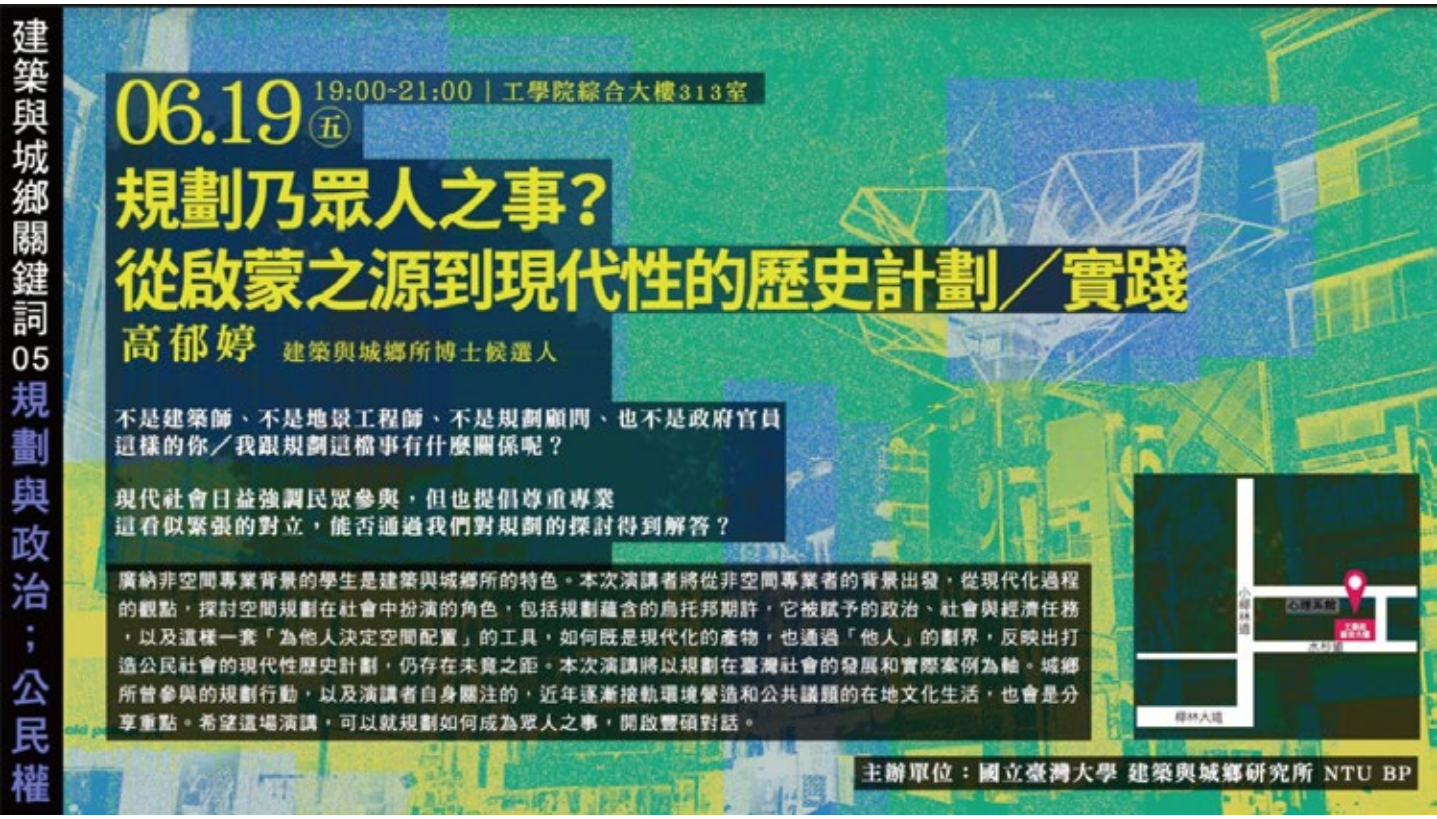
觀樹還針對彰化成功營區閒置空間再利用問題草擬了結合資源調查、解說步道系統規劃和教育模組的整體發展規劃，但因為一些政治問題最後沒能施行。

不論是里山里海倡議、社區總體營造、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化創意產品，還是地方創生議題，觀樹基金會都是從環境教育出發，發揮其組織特性與行為操作的關聯性。

針對地方創生，洪粹然認為，地方創生除了關注就業機會的課題之外，應加強對教育、文化、休閒等生活機能面向的關注。對過疏化的地區，就業機會對未來 50 年後的發展幫助是什麼？日本基礎設施的完善，移往關東關西地區的人一樣在增加，這種狀況下，地方創生的資源、人力又該怎麼分配？或許可以從整併區域既有資源著手，例如製造衛星城市，抑或生活機能上很棒的市鎮。

很多大型企業都有企業社會責任部門或者外轄的基金會，但是真正能成為工部門、NGO 和地方的橋樑的機構並不多。觀樹基金會一直以來善盡社會責任，關注人與環境，營造協力體系，其營造案例值得學習和反思。

▲由觀樹基金會發起，成龍濕地居民共同參與的造橋行動
以上圖片均為紀錄片《被淹沒的回憶之路：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術計畫十年的故事》截圖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第五場

# 規劃乃眾人之事?<br>從啟蒙之源到現代性的歷史計劃／實踐

講者：高郁婷 建築與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撰文 葉庭瑜

由城鄉所博士班主辦的「建築與城鄉關鍵詞」主題系列演講，來到第五場，本場次由高郁婷學姊主講，從她自身在彰化的田野經驗帶領聽眾思考「規劃」為何物？城鄉所常講的「參與式規劃」又是什麼？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又有何實踐可能？

**規劃是……**

規劃是什麼？一開場，郁婷學姊便由這個大哉問開始，丟出了幾張圖讓大家思考，是彎曲的塗鴉？是筆直的城市道路？該怎麼描述規劃的本質？她以一張照片——一隻貓，坐在膠帶貼出的框線中——來說明「規劃」這件事，似乎是一個看不見的主體畫出線條、繪製出某種系統，使人成為客體，進入這個系統中。以台北的歷史地圖來看，從清代台灣堡圖、到日治時代臺北城、再帶戰後台北，這個系統越來越無處不在，這是與殖民現代性一併展開的規劃，國家透過「畫線」這件事，施展了它的權力。因而規劃是為他人劃界的過程，產生了我群／他者、主體／客體、個體／集體之間的張力，啟蒙之後的現代社會，個殊化的我如何在治理權力意圖創造的同質化共同體中自我錨定，成為規劃者的一大課題。「參與式規劃」一詞，也暗含了「規劃是專家

的規劃」此一預設，專家與常民間主客體差異位置的縫補，也正是打造現代公民社會的過程。

**規劃：啟蒙之源到歷史計劃**

從上面這些描述看來，規劃是為他人劃界的過程，必須高舉政治正當性的旗幟、透過某種正當手段、並以某種正當目的為包裝，來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比如以國家之名，意圖促進現代化發展、打造國族認同的規劃，最知名的可能便是奧斯曼（Haussmann）的巴黎改造計劃；或者台北十四十五號公園案，以公共利益之名，看似為城市提升居住品質、改善公衛環境，事實上卻是統治者表彰自己的治理績效、讓選民「有感」而實施的作為。國家以都市計劃、法規、稅率訂定等工具來調節市場機制，甚至直接強迫改變人地關係，因此規劃者在輕易畫下那條線之前，應該先審慎思考誰受這個規劃影響？又是誰受益？生活品質為誰而提升？

起源於（殖民）現代性的規劃，一直是現代國家中少數菁英或權力集團掌握的工具，用以推動歷史計劃。但郁婷學姊舉出幾個例子，說明市民社會並非毫無影響這些計劃的可能，比如寶藏巖的抗爭，在當時居住權無法勝利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提出文化論述，或許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認輸」，但至少擋下了全盤拆除的政治推土機。又或者是 1989 年，城鄉所受託製作彰化縣綜合發展計劃，這份報告書中提出了一些當時比較不典型的規劃概念（甚至也與現今的主流規劃落差極大），反映出對歷史的注重，並正視規劃不願意面對的現實。這些案例，顯示出城鄉所試圖影響歷史計劃的努力與成果；然而 30 年過去，如今的千禧世代或許現在已經不再是能夠左右歷時計劃的時代，那麼規劃者又該如何自處？

**歷史實踐：悅納異己的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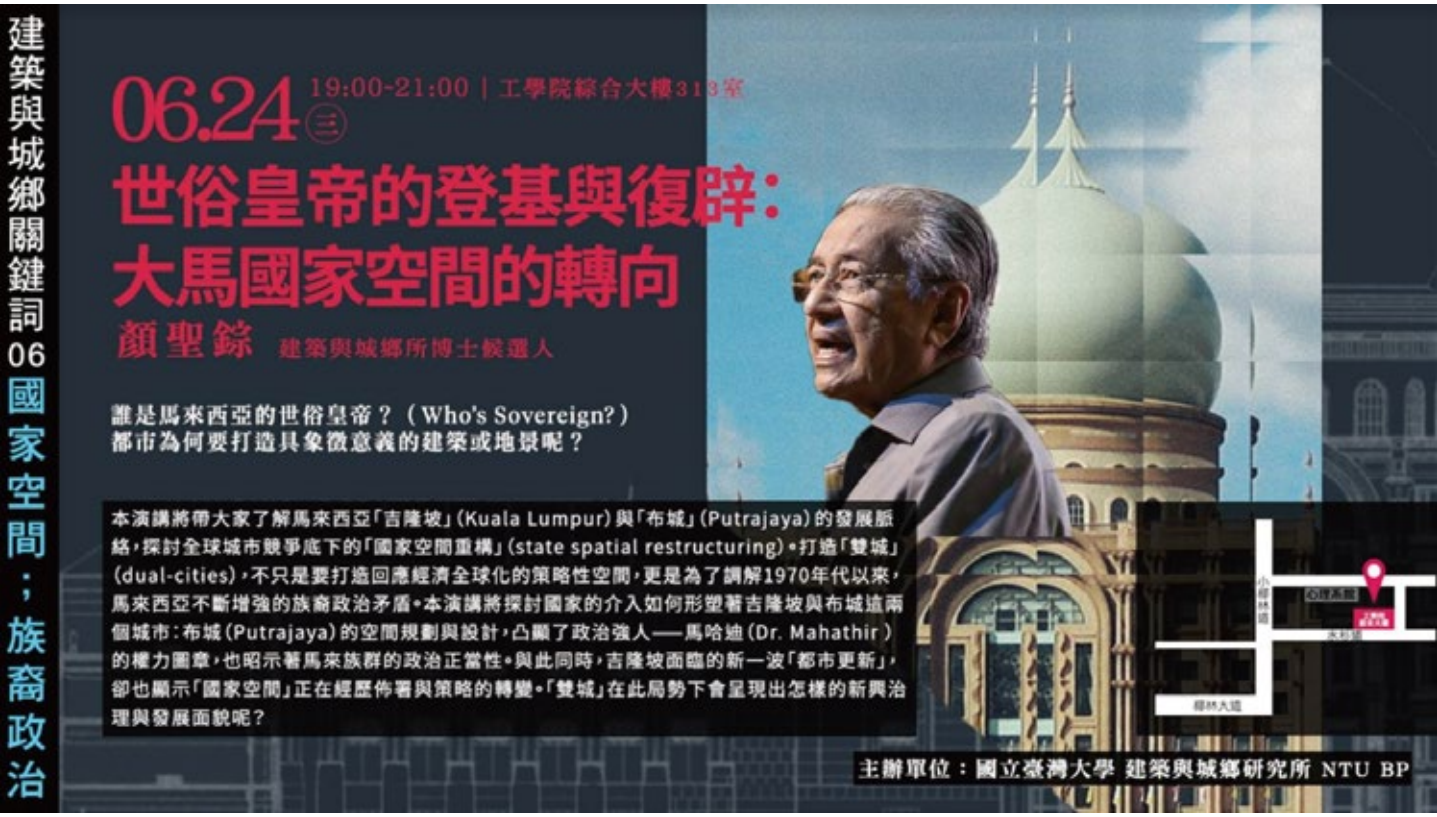
郁婷學姊從自己碩博士的研究出發，提出不同角度的觀點，讓聽眾想像除了大開大闔的計劃書與特殊的歷史時機點之外，我們現在還能有什麼日常實踐。她以徒步導覽為例，從 1980 年代起由專家帶領的文史導覽、生態保育導覽，到兩千年後轉為帶有營利意味的店家導覽，徒步導覽變成可販售的商品，但也放低了原本菁英主導的專業身段，變成一個門檻較低、也更加平易近人的文化實踐。此外郁婷學姊特別強調弱勢者詮釋的導覽，比如街遊、《叛民城市》，這讓她理解導覽並不只是一個活動，更是一個框架，是每個人都可以加以利用的工具，放大了由下而上的聲音。

除了徒步導覽這項工具，郁婷學姊她目前的研究田野——彰化市的文化生活，說明歷史實踐的其他可能性。在公共空間稀少的彰化縣市，近幾年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大大小小的藝術活動、青年返鄉基地，這些空間除了消費機能和舉辦活動外，漸漸地成長為市民社會的串連點。比如二十多年前彰化最繁榮的永樂街，曾經是服飾商家的重要街道，也是青少年逛街購物的潮流指標；然而就像每個常見的在地故事，永樂街沒落了，像一個被時代拋下了老人，逐漸遠離現代生活的核心。但這個空間就這樣死去嗎？街裡一個曾經到各國批貨、經營成衣飾品而攢下財富的店主，一個郁婷學姊定義的「寰宇人」，把永樂街的一棟老透天改造成複合咖啡、甜點、理髮、算命、市集等多樣機能的多元空間，名為「穩定飛行模式」。

這樣的空間正在彰化激起漣漪……等等、這又與規劃有什麼關係？回到彰化——一個百年老城、被當地人認為如死水般毫無改變、也沒有大型都市計劃的介入，公共空間缺乏下，這樣具有公共基地性質、社會意義上卻又十分內斂的店家正是彰化的特色。或許外在環境難以

改變，也沒有大開發、大計劃，但我們——特別是郁婷學姊強調的「寰宇人」——可以從家的營造開始做起，這不只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更是影響他人的機會，進而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創造更多公共的可能性。

倒敘回演講一開始，郁婷學姊點出一個新聞——彰化市民對一個存在許久的、圓環中央安全島上的蓮花裝置藝術表達不滿，覺得它「很醜」，何以這個裝置突然引起市民注意？郁婷學姊指出，正是上述這樣的日常文化生活，逐漸建立起市民的公共意識，人們真正地把地方視為自己必須關心的事，改變才會開始。這也正是龐大歷史計劃之外的歷史實踐，依靠市民之聲營造悅納異己的規劃，被規劃的客體，變成可以積極參與的主體，在這個平凡無奇的時機點，歷史計劃與歷史實踐正在慢慢逼近。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第六場

# 世俗皇帝的登基與復辟：大馬國家空間的轉向

講者：顏聖錄 建築與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撰文 葉庭瑜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主題系列演講最終場，主講人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顏聖錄學長，他以吉隆坡（Kuala Lumpur）與布城（Putrajaya）為例，探討在大馬複雜的族裔政治之下，國家空間如何重構。

**空間？國家空間？**

在討論國家空間是什麼前，恐怕必須先自問「空間是什麼？」聖錄學長首先以城鄉所必讀的 David Harvey 空間存有論，提醒聽眾留意應著重留意空間的關係與過程；接著引述 Henri Lefebvre 都市理論，點出社會已全面都市化，將議題進一步聚焦到國家政治經濟中心的都市地區。為了更精確地分析都市與國家的關係，聖錄學長繼續引述 Neil Brenner 的「新國家空間」概念，讓聽眾了解國家生產的都市，是一種新自由主義下、經歷再尺度化之後的，一個被放置在全球競爭脈絡下的新興產物。那麼這樣的國家空間，為何會出現具有象徵意義的建築或地景？國家治理的邏輯，在理論發源的歐美國家，與強人政治統治下的大馬，又有何不同？

## 大馬歷史脈絡

進入實際的案例，聖錝學長要聽眾先思考，誰是大馬的世俗皇帝？這恐怕是台灣同學比較難以想像的，大馬首相具有無與倫比的權力，建造城市、開發土地，完全不需經過立法機構的制衡與審核。這與馬來西亞的歷史背景相當的關聯性，在全球大航海時代，馬來西亞先後受到葡萄牙、荷蘭殖民，19 世紀後英國商隊與武裝勢力正式進入海峽殖民地，為開採錫礦雇用了大批華工，又為了建造鐵路而引進印度勞工。馬來西牙的族裔因此而越來越複雜，除了原有的多族原住民之外，主要的三大族群——馬來人（巫裔）受殖民者任職公務體系、華人掌握產業經濟、印裔則為最底層的勞動力。在這樣的劇烈不平等下，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權極度偏向扶植馬來資本，政治上也為了吸引龐大的巫裔選票，打造了馬來人優先的憲法。

## 族裔政治如何影響國家空間

初步了解馬來西亞複雜的族裔政治現況後，這又對國家空間的形成有什麼影響？聖錝學長首先向聽眾介紹吉隆坡，一個傳統巫裔高腳屋與雙子星大樓並存、三大生活圈緊密融合的都市，有著多元多樣的生活風貌。然而 1991 年時任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宣布第六大馬計劃同時提出了國家未來願景，這個巨大而跨越三十年的開發計畫，打造了長達五十公里的超級媒體走廊，也把政治中心轉移到布城（Putrajaya），一個彰顯了權力、慾望的新國家空間由此誕生。布城前身是廢棄礦坑，馬哈迪此舉無異於平地起高樓（或許這也是許多規劃師的夢想？），以解決交通擁擠、打造（巫裔）身份認同之名，認為吉隆坡是殖民者與華人的城市，馬來人必須建立自己的族裔認同，邁向後殖民都市。

但這些口號僅只是口號，在強人政治的主導下，馬哈迪的意見佔據了絕對強勢地位，例如新首相府引人注目的圓頂其實只是他的個人喜好，整個城市的建造也無益於打造族裔認同——試問誰能在尺度巨大到令人害怕、拼貼著清真、現代以及抄襲來的殖民風格建築群中，找到自己的認同？聖錝學長更表示，在入夜後這裡只是一片死城，毫無人煙。更甚者，馬哈迪建造布城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把行政機能獨立出來，然而事實上立法院與皇宮都還在吉隆坡，布城只是他的個人樂園。各種龐大建設進行下，大馬國債飆高，社會動蕩不安，繼任的首相納吉又以定義模糊的「定義新馬來西亞」為號召，提出 118 大樓計劃，諷刺的是此大樓基地就在吉隆坡的華人聚集區「茨廠街」附近，對生活於此的居民影響巨大，新馬來西亞的想象中，似乎看不見其他族裔的身影。

在聖錝學長的解說下，我們看見了族裔政治領導下的吉隆坡與布城，統治者高舉「產業升級」、「吸引外資」、「打造認同」等旗幟，將資本大量投入土地開發，事實上卻是一個政治性的需求與過程，在其中，美學、文化、歷史都被當成宣傳的工具。在大馬，要回答國家空間如何生產這個問題，族裔是繞不開的政治議題，從吉隆坡案例中，可以看到開發並非一般資本邏輯能解釋，甚至不適用歐美的國家空間理論。高度政治優先的布城開發、以及正在計劃中的「大馬城」，這些嶄新的都市，是誰的國家，又填滿了誰的慾望壑谷？

# 巷子口的指導教授學

▲三位講者：從左至右 蕭珧綺 鄭又銓 張若瑜。攝：葉庭瑜

撰文 葉庭瑜
攝影 葉庭瑜

申請指導教授這件事，應該是大多數研究生心中一個一想起就冒冷汗的挑戰，尤其是沒有大學部的城鄉所，初來乍到的碩一、碩二學生面對各個學識淵博、資歷豐富的老師，想說出一句「老師，可以當我的指導教授嗎？」卻又害怕被拒絕，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簡直令人回想起酸澀的初戀滋味。學生會明白各位研究生的感受，特別於本學期舉辦「巷子口的指導教授學」演講活動，請來三位已經跟選定指導教授、論文也穩定進行中的碩二碩三同學，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與和老師相處的小秘訣，

**講者：張若瑜　指導教授：黃麗玲**

第一位講者是 R07 級的張若瑜，她十分貼切地把向老師提出申請這件事比喻為「告白」，應該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吧！那麼在告白前，若瑜建議大家先從自身經驗發掘題目，或者好好調查心儀的老師最近在做什麼研究、過去指導的研究題目有哪些，從這些面向中初步擬定幾個題目。接著思考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些題目，是出於興趣？熱情？還是受過去的深刻經驗影響？同時也要好好考量自己手上有什麼資源，這會是左右論文完成速度的重要因素。有了這些，就能準備向老師告白囉！不過要提想大家，告白失敗也別太沮喪，就像戀愛經驗，要告訴自己下一任會更好！

接著若瑜也向大家透露她的指導教授——黃麗玲老師的規定與風格，Meeting 的時段很彈性，除了上課、備課的時段以外，其他空閒時麗玲老師都很願意與學生會面。不過要記得老師上次交代的任務一定要完成，才可以約下一次的討論喔。而這學年開始，麗玲老師也新增團體 2-3 週一次的 Meeting，每次會指定閱讀材料，此外也讓大家分享彼此研究進度，增進同門學生之間的了解。而有關於自己的論文寫作心得，她覺得同儕朋友之間的互相支持非常重要，而大家在寫論文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與休閒，找一些調劑身心的事情做，才不會被論文逼瘋。最後若瑜提醒大家，盡量保持身體健康，盡力而為，千萬別為了寫論文而搞壞身體哦！

**講者：鄭又銓　指導教授：陳良治**

第二位則是碩三的鄭又銓，身為 R06 級中第一個論文口試的人，他又是怎麼辦到的呢？又銓說，其實他找過很多老師，最後選擇陳良治老師有許多考量，比如老師手上剛好有國科會計畫，能與自己的研究主題互相配合，田野地點離自己的家鄉不遠，這個主題也是老師熟悉的領域；而且良治老師會嚴格督促學生進度，對於希望按照計畫儘速畢業的又銓來說，是再適合不過的老師了！

那麼良治老師的研究室風格又是如何呢？又銓認為，想找良治老師當指導教授的話，第一印象很重要，目前有選修課程的同學要多留意哦！同研究室的學生固定每兩週團體 Meeting 一次，要記得完成老師指定的進度。而在相處上，又銓認為老師本人其實不太有架子，說話直截了當之外，學生有什麼要求老師都會痛快地答應，不過另一方面來說，比較玻璃心的同學可能就要多加考慮了。另外有關論文寫作，許多人對於計畫書口試前該不該先做田野調查都有疑問，又銓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認為應該視研究對象而定，並沒有一定的答案，比如像他自己做產業研究，廠商不可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訪，因此可能要有確定的問題意識與架構後再進田野比較合適。最後又銓建議還沒找教授的同學，選擇一個自己在興趣與資源上都能夠進行下去的題目才是根本，老師應該是可以幫助自己完成研究的指導者，並不是非誰不可。神速完成論文的又銓，回顧自己的研究過程，也想告訴大家，論文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的興趣與生活，千萬別一心撲在繁重的學業中，卻忘記了身旁的親人與朋友。

**講者：蕭珧綺　指導教授：王志弘**

最後，本次演講壓軸是 R06 的學霸女神蕭珧綺，以神速完成論文研究的她簡直讓同學羨慕嫉妒恨，指導教授則是現任所長王志弘老師。如果希望成為志弘老師的研究生，珧綺建議要好好了解老師偏好的議題，例如交通、基礎建設、文化等

取向的治理研究，又或者近期格外有興趣的鬼魂、建築營造、公園等主題，對這些題目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考慮。而志弘老師最廣為人知的應該就是每週二雷打不動的讀書會，以及寒暑假的鐵血讀書營了吧！每週二晚上固定安排指定書目，這可是學期初就訂好的功課，除了導讀以外每個人也得輪流報告進度，確實很累人，但卻是能快速完成論文的關鍵。而傳說中的鐵血營隊其實更像一日郊遊，老師帶門生爬山吃飯，或許這是志弘老師的新學生可以期待的輕鬆小旅行呢。

那麼志弘老師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小秘密呢？珧綺提醒，收到志弘老師來信記得回覆，老師不喜歡已讀不回的感覺；但在讀書會中面對面相處時，老師一改平日上課時的嚴肅，喜歡跟學生閒聊（還有講冷笑話！）；另外志弘老師不喜歡香菜，喜歡貓，貓奴王老師應該是城鄉所公開的秘密了吧！最後，碩二就率先完成計畫書口試的珧綺和大家分享，寫計畫書花費一年，但計畫書之後的通常會大幅修改，所以建議各位不需過於挑剔計畫書內容，應該確定題目後盡快申請口試，才能開始準備進入真正的研究。在論文寫作的痛苦過程中，同儕的力量是支撐自己一大動力，珧綺也鼓勵大家別一個人埋頭苦寫，多與同學討論、抒發心情，才是健康的研究生生活哦！

希望新入門的研究生們都能從此次學生會舉辦的演講中得到收穫，而如果還想了解其他老師的指導風格、研究興趣，也歡迎多多詢問學長姐，城鄉編輯小編祝大家研究順利、快快畢業！

▲分享會現場。攝：葉庭瑜

Graduate Insi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P Journal